

世界文學名著

西塞羅文錄

西塞羅著
梁實秋譯

DE SENECTUTE,
DE AMICIT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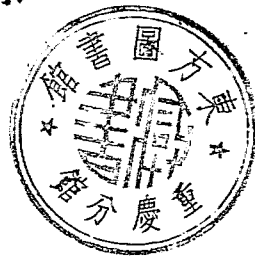
By
MARCUS TULLIUS CICERO

Translated by
LIANG SHIH TSTU



MT.
J546.62
1

世界文學名著
西塞羅文錄



目錄

序

論老年

論友誼

——七二

——六六

序

我的拉丁文的程度本來是不容許我翻譯西塞羅的文章的。七年前，我在哈佛大學選修一門拉丁文的功課，上半年讀西塞羅的幾篇「辯護辭」和論老年一篇論文，下半年讀魏琪爾的綺尼德的一部分。當時所學的一點拉丁文學的知識，到現在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尤其是文法，忘得一點影子都沒有了。去年十一月裏商務印書館寄來一本拉丁文英文合訂本的西塞羅文錄，屬我翻譯，我爲了溫習舊課起見，欣然擔任了這個工作，檢出了舊日用過的課本和文法，很吃力的細心翻譯，斷斷續續的用了半年的時間譯成了論老年，論友誼兩篇。裏面的錯誤當然是很多，希望讀者指正。

我所根據的有好幾種版本。商務印書館寄給我的是 Loeb Classical Library 的叢書本，內容包括三篇文章即論老年，論友誼，論下是也，英文譯者爲 W. A. Falconer。此書是英文及原文對照的，甚便初學，但是譯文流利有餘，準確不足。我爲忠於原作，論老年一文完全是照拉丁原

文翻譯的，我用的本子是 American Book Company 出版的 F. F. Rockwood 編的 “De Senectute”。這本書有詳盡的序和豐富的註，我都充分的利用了。論友誼一文是我從前沒有讀過的，所以除了根據 Loeb 叢書本的英譯文外，又參考了一八九三年紐約 Hinds and Noble 出版的 Interlinear Translation 本詳加比較。此外我還參考了幾種譯本，但都覺得不很合用，尤其是 Everyman's Library 的那本 Cicero's “Offices”，雖然也附有論老年、論友誼兩篇，但不能算是翻譯，簡直是「演義」了！

翻譯拉丁文難，翻譯西塞羅最難。在拉丁散文裏，西塞羅實在是佔了最高的位置。他的文筆，他的用字，都有特殊的風格，號為「西塞羅主義」。後世崇拜他的文章的人，甚至凡是他沒有用過的字都不敢用，他的勢力有這樣大！用我們現在的中國白話來翻譯這樣有權威的拉丁古文筆，這當然是難。但我所感覺困難的，還不是這高深的文體筆法等等問題，我所感覺困難的，是初步的拉丁文的文字之難於翻譯。我以為拉丁文有兩點最令人難以處治：第一是拉丁文用字精鍊，往往一個字要譯成好幾個英文字，用中文來譯往往至少要十幾個字，纔能表現出原文的

意思，所以結果常常譯出了拖泥帶水的句子；第二是拉丁文的句子太長，文法的組織也複雜，若不加以斬斷分裂，譯成中文簡直沒有法子能通。文字雖精鍊而句法卻長冗——這恐怕是古代文字的一種共同現象罷？至少英國散文是這樣的。越到近代，句子越短。密爾敦是精通拉丁文的，他的英文散文簡直冗長的令人不能卒讀！當然長的句子不一定就是不好，有時也有特殊的風味，一種飽滿搖曳的神氣也是很可愛的，不過我們若以近代的趣味或眼光去看，時常覺得不怎樣合適。所以我們讀西塞羅，要換一種眼光，別忘了這是差不多兩千年前的古文，然後或者可以領略到他的散文的特殊的韻味。

關於西塞羅的生平，最好是看他的傳記（最好的一本傳記是 Abeken: Cicero in seinen Briefen, Hannover, 1835. 有英譯文。）下列的簡明的年表，或者也可資參考：
紀元前一〇六年 正月三日西塞羅生於阿爾皮諾姆。同年邦沛生。

一〇〇年 凱撒生。

序

- 九〇年 西塞羅開始着成人長服，從卜者斯凱涅拉習法律。是年 Social War 開始。
- 八九年 隨邦沛伊烏斯特拉鮑服役。
- 八八年 在羅馬從菲羅哲學教授及修辭學家莫洛講。戰事終止。
- 八一年 西塞羅第一次執行辯護士職務。
- 八〇年 西塞羅為洛斯奇烏斯刑事案辯護。
- 七九年 遊亞典，從安提歐克斯，贊諾，費德魯斯習哲學，從德美特里烏斯習修詞與雄辯。
- 七八年 遊小亞細亞。
- 七七年 回羅馬，娶特蘭提亞為妻，重執行辯護士職務。
- 七五年 任西西里之司法官。
- 七四年 回羅馬。
- 七〇年 領導彈劾維來斯。詩人魏琪爾生。
- 六九年 西塞羅任羅馬市官 (curule aedile)。

- 六六年 任檢察官。
- 六五年 辭省長職不就。何瑞斯生。
- 六三年 執政。公開演說，克服卡特林陰謀。
- 六二年 爲詩人阿奇阿斯辯護。
- 六一年 克勞底烏斯案。
- 五九年 李維生。（或係五七年。）
- 五八年 西塞羅被放逐。
- 五七年 民衆投票召還西塞羅。
- 五五年 著論雄辯。
- 五四年 著論國家。
- 五三年 入卜人院。
- 五二年 爲密羅辯護殺人嫌疑案。

序

五一年 任奇里奇阿執政官。

四九年 回羅馬。內戰，凱撒越羅比康河攻羅馬。邦貝出亡，六月間，西塞羅赴希臘依邦貝。

四八年 凱撒大敗邦貝於法爾薩勒斯。西塞羅回意大利。

四七年 西塞羅遇凱撒於伯倫底西姆，二人言歸於好。西塞羅回羅馬。

四六年 凱撒專政十年，以至於死。西塞羅著布魯特斯及雄辯家。

四五年 西塞羅與其妻離婚，另娶少女普伯里里亞。其女圖麗亞死。是年著成最重要作品數

種。

四四年 凱撒被戕。西塞羅續有著作，論老年，論友誼，論卜等皆成於是年。

四三年 十二月七日安東尼令人殺死西塞羅。

西塞羅的作品約分下列數類

(一) 雄辯辭 共存有五十七篇，惟有些已不完全，內中有四五篇係偽造。此外斷片尚有

二十幾篇，僅知標題者亦有三十三篇。

(二) 書翰 共存有八百封之數，可分四集如下：

Epistulae ad Familiares, 16 Bks.

Epistulae ad Atticum, 16 Bks.

Epistulae ad Quintum Fratrem, 3 Bks.

Epistulae ad M. Brutum, 2 Bks. (*Ad Brutum*) 2 Bks.

(三) 詩 西塞羅作的詩只存有斷片，篇章韻法均整潔可喜，但不甚富詩意。大半是早年所作，常是青年試習之作，或譯自希臘文。曾以詩體記載他做執政時代的大事，共三卷，今存約八十行，又會續作“*De Meis Temporibus*”一首，今佚。

(四) 哲學作品

(甲) 屬於修辭學者 (*De Officiis*)

De Inventione Rhetorica, 2 bks.

附錄

西塞羅文錄

De Oratore, 3 bks.

De Claris Oratoribus(Brutus.)

Orator

De Partitione Oratoriae.

Topica.

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

[Rhetorica (ad Herennium, Invenit Auctoritas,) 4 bks.]

(N) 關於政治學

De Republica, 6 bks. (E) (N)

De Legibus, 3 bks

(四) 關於倫理學

De Officiis, 3 bks.

De Senectute (Cato Maior)

De Amicitia (Laelius)

De Gloria, 2 bks. (Cicero)

De Consolatione. (Cicero)

(十) 廣文博雅

Academice Quaestiones, 2 bks.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5 bks.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5 bks.

Paradoxa.

De Philosophia (Hortensius) (Cicero)

Timaeus ex Platone

(六) 關於神學

De

De Natura Deorum, 3 bks.

De Divinatione, 2 bks.

De Fato (已殘)

西塞羅的散文藝術在論老年、論友誼兩篇裏已可見一斑，但他主要的成績恐還在哲學方面。故欲充分了解這兩篇文字，對於西塞羅在哲學史上之位置，亦不可不有相當之認識。

在西塞羅時代，哲學思想約可分為四派：（一）柏拉圖之「學院派」經過歷史之發展，又有舊學院、中學院、新學院之分。（二）亞里士多德之「遊行派」。（三）贊諾之「斯多亞派」又稱「畫廊派」約盛行於紀元前三〇八年，為新興學派，為應付當時希臘衰頹之勢，力主刻苦歸真。（四）伊比鳩之「享樂派」或稱「花園派」主張免除無謂之恐懼，以快樂為至善。

西塞羅和這四派的當時代表人物都接近過。西塞羅雖然精通希臘的哲學，但不是一個有獨創性的哲學家，他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哲學系統或派別。西塞羅的功績是集合各派所長

酌羅馬現狀，以淺顯通暢之筆討論各種哲學問題。講到哲學系統，西塞羅是混和派的，不屬於那一個系統。但是玄想一方面，他接近新柏拉圖派；在倫理方面，接近斯多亞派與亞里士多德；享樂主義是西塞羅所不贊同的。西塞羅能把希臘思想之最精湛的部分傳授給羅馬，這是他的不可沒的功績。在論老年，論友誼兩篇裏，我們也可看出西塞羅的思想之穩健與透徹。

*

*

*

*

*

要相當的研究西塞羅，當然於這兩篇短文之外要再讀他的其餘的作品。我若能引起一些人研究西塞羅的興趣，我的譯文雖然拙劣也是有益的了。

民國二十年六月，青島大學。

論老年

譯者序

論老年一文作於何時，不能確定。其爲西塞羅晚年作品，殆無疑義，因爲他在晚年，事業既遭慘敗，愛女又死，所以他自然的走到哲學裏去，而想到老年的問題。他於紀元前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寫給阿蒂克斯的一封信裏提到論老年一文已經寫成；在他的論占卜一文裏他也提起這篇論老年爲其近作；論神祕是在紀元前四十五年八月間纔完成的，而論老年又決在此文之後；凱撒是在紀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被刺，此文又決是凱撒死後所作；——所以我們大概可以認定論老年之作必在紀元前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後，四十四年正月三日之前，姑定作於紀元前四十四年四月，想來大致是不會很錯的。此文最後一次修正是在此年七月十七日。

本文標題是好幾種寫法。西塞羅有一次以篇首數字爲題，稱爲阿蒂克斯，假如有一次稱爲論老年；有兩次稱爲大卡圖。但是標題全文應該是大卡圖論老年。

論老年與論友誼都是獻給蒂特斯龐彭尼烏斯阿蒂克斯，此人是西塞羅一生的好友。他生

於紀元前一〇九年，與西塞羅幼小同學時即相訂交，家頗富有，且天性澹泊，不喜羅馬政界之多變，故於紀元前八十八年至六十五年隱居於亞典，研究希臘哲學文藝，著有拉丁詩篇及歷史等，卒於紀元前三十二年。論老年寫成時，他已六十五歲了。西塞羅給他的信札保存至今者不下四百篇，可見兩人友誼之厚。

本文的體裁是談話式的，這本是希臘作家最喜採用的一種體裁，羅馬人也常模倣的。西塞羅模倣的不是柏拉圖書中之蘇格拉底斯的方法，而是亞里士多德的方法，由一人主講，聽者不大插話。西塞羅借歷史上的人物來發揮他自己的意見，所以文中卡圖說的話即是西塞羅自己的意見。

這一篇想像的談話是假設於紀元前一〇五年在卡圖家中舉行的。時卡圖八十四歲，斯奇皮歐三十五歲，賴里烏斯約三十六歲。卡圖生於紀元前三三四年，從事軍役，累著戰功，擢居要職，生平著述甚富，有演講一百五十篇，羅馬古史一部，論農事書一部，號稱為「拉丁散文之創造者」，為當時最著名之雄辯家，政治家，軍人，農人。卡圖甚輕視希臘學術，希臘著名哲學家至羅馬為使，

卡圖曾建議驅逐出境。故西塞羅文中之卡圖，動輒引證希臘典籍，與事實確有出入。卡圖精力過人，死於紀元前一四九年，至老不倦，所以西塞羅假借他為主講的人，實在是最恰當的了。

斯奇皮歐生於紀元前一八五年，亦從軍有戰功，擢遷要職，爲著名學者，死於紀元前一二九年，疑係被人暗殺。賴里烏斯生於紀元前一八六年，亦兼通文武，與斯奇皮歐爲同僚，學問淹博，爲一代大師。卒年不明。

文中引證希臘材料甚多，第二章第三章依據於柏拉圖之處不少，第十七章第二十二章依據於贊諾風之處亦不少，全文得力於阿里斯多奇烏斯之處恐亦至多，因阿里斯多亦有一文論老年，爲西塞羅所習知，惜已失傳。西塞羅所引例證亦頗有不盡精確之處。

「啊蒂特斯，假如我能幫助你，

消滅你心頭的痛苦的煩惱，

那麼我可有什麼報酬呢？」（註一）

親愛的阿蒂克斯，上面這幾行詩原是

「那個貧於財產而富於忠心的人」

向弗拉閔尼諾斯說的，我卻很適當的借來說給你聽。但是那位詩人向弗拉閔尼諾斯所說

「蒂特斯，你是晝夜的焦急煩惱，」

我敢說這一定是不該向你說的，因為我深知道你的克己的精神和平穩的性格，並且我知道你從亞典帶回來的不僅是一個尊榮的姓氏，（註二）還有常識（註三）與智慧。但是我還疑心，我自前覺得困苦的種種情形，（註四）恐怕有時候也不免要使得你煩惱；不過要在這一方面尋求慰

藉是很難的事，留着到將來再談罷。

現在我決心要寫一篇文章論老年，貢獻給你，因為我願減輕我們倆個共同感到的老年的負擔，（註五）如其這負擔尚未壓迫到我們頭上，大概不久也就快來到了；我很知道你必能以穩重的聰明的心境來承受這個負擔，如承受其他的負擔一般。但是我決定寫這個題目之後，我心裏便不斷的想到了你，只有你值得使我貢獻這一份禮，使我們共賞。無論如何，我是覺得這篇文章很有趣的，不但可以把老年的煩惱一掃無餘，並且可以把老年變成一個舒適幸福的境界。哲學真是值得我們的無窮盡的稱讚，因為哲學能使一切肯遵守哲學條規的人毫無苦惱的走過一生的各個季候。

關於別的題目我已說過不少的話，並且將常常有許多話要說；現在呈給你的這部書是論老年的。但是我沒有把全文假托是蒂通諾斯（註六）所作，如奇奧斯之阿里士多（註七）之所為，（因為神話裏不能有多大權威）我爲了有更大的權威起見，我假托是那可敬的馬爾克斯卡圖說的；我假設賴里烏斯與斯奇皮歐都在他家裏，對於卡圖之善於忍受老年表示驚訝，然後卡

圖再回答他們。如其我的書裏的卡圖比他在他自己的書裏所辯論的話顯着更有學問，我們可以認定這是由於他晚年勤讀希臘文學的原故。我何必再多說？以下卡圖的話就要完全把我的對老年的見解宣布給你了。

(註一)本章的三段詩句都是引自恩尼烏斯的史詩(Ennius: Annales)，這是一篇長十八卷的長詩，敘述羅馬歷史，只有斷片流傳至今。所引詩句，原是一牧羊人向羅馬軍大將弗拉圖尼諾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說的。四塞羅引來向他的好友阿蒂克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說。

(註二)羅馬人的姓名至少要有兩個字，普通的有三個字，即 *praenomen, nomen, cognomen*。是也。第三個字 *cognomen* 是族氏，但有時亦是綽號之意。Titus Pomponius 之所以有 Atticus 之姓者，即因其住居於亞典之日久，精通亞典學術，進與亞典人親善之故。Atticus 有亞典之意。

(註三)「淳樸不足以達原文之意，原文是 *humanitatem*，意乃「爲人之道」，亦即英文中所謂「liberal education」之意。

(註四)指當時羅馬政治狀況而言，正凱撒當權之後，四塞羅失勢之際。

(註五)所謂『老年』有其特殊之限制。羅馬人常把一生分爲五個階段，曰 pueritia, adulescentia, inventus, etas seniorum, senectus，即童年，少年，成年，壯年，老年也。前四個階段，每一階段約十五年之久。但此種名詞使用時亦往往稍有出入之處。此時西塞羅六十二歲，阿蒂克斯六十五歲。

(註六)希通諾斯即 Tritonus 其妻 Aurora 爲之祈禱，Jupiter 尤其長壽，但不尤其不老，後衰老甚久，卒變爲查斯。見希臘神話。

(註七)阿里士多(Aristo)是奇奧斯(Geos)之哲學家，在紀元前三二五年前後。屬亞里士多德學派，其著作失傳。

斯奇皮歐：我和賴里烏斯談的時候，我常常詫異，卡圖，你對一般事物的智識竟那樣高超無疵，最令我詫異的，是你從不以老年為煩厭，而普通一般老年人總覺老年是可厭的，至於說老年是比哀特娜火山（註一）還重的一個負擔。

卡圖：斯奇皮歐和賴里烏斯，我覺得你們所驚訝的事並沒有什麼難懂。凡是不會過美德的幸福的生活的人，無論什麼年紀都是厭煩的；反轉來說，對於自身有美德的人，一切自然律所必產生的事物便沒有一件是可惡的。老年便是這種事物之一，人人都願意活到老年，然而到了老年又要抱怨，人竟怎樣的矛盾愚頑！他們總是說，老年襲來比他們所盼望的快了些。但是誰叫他們下這樣錯誤的判斷？老年追襲着青年（註二）比青年追襲着童年又快了多少呢？並且，假如他們在八百歲的時候，老年的煩悶就比在八十歲的時候輕減得多嗎？事實說，時間無論多長，一

且消逝，都可能安撫一個愚蠢的寡婦。

所以，假如你們對於我的智慧表示驚訝，（我固願能不負你們的贊許，不辱我的姓氏。）
（註三）我所以聰明的原故，是因為我服從「自然」，（註四）「自然」是最好的嚮導，我奉「自然」為神明；人生的戲劇的各幕既經「自然」妥為佈置，最後一幕大概是不會被忽略的，如拙劣的詩人一般。不過終點總是有，如樹上的果實田間的穀粒，總有成熟的時候，不免要枯萎下墜，此種境界智慧的人便該心平氣和的去接受。與「自然」宣戰，那不是和巨人一樣的和上帝宣戰麼？

賴里烏斯：是的，卡圖，你可以使我們倆個很滿意的（假如我可以替斯奇皮歐說話，如其你肯預先教導我們如何可以極輕快的忍受老年的壓迫，因為我們至少是希望能活到老年的。
卡圖：他很願意的，賴里烏斯，尤其是如你所說假如能使你們倆個滿意。

賴里烏斯：你若不嫌麻煩，卡圖，我們的確願意知道，你已經走了這樣的長途，（註五）你現在到達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景象，因為我們早晚也必要走上這個長途的。

(註一) 哀特娜 (Aetna) 火山，在西西里。古代神話謂巨人爲天神戰敗，遂葬於此山下。西塞羅引用此典大概是轉

引自希臘劇家 Euripides, Herc. Fur. 837, 「老年之負擔重於哀特娜高山」。

(註二) 此處「青年」係包括「少年」、「成年」二期而言所謂「老年」亦讓「壯年」與「老年」二期也。

(註三) 卡圖的姓氏 (cognomen) 是 sapiens 即智慧之意。

(註四) 斯多亞派的哲學家主張人生須以「自然」爲依歸所謂「自然」即人生之合理的行爲也。

(註五) 以人生比做旅途，見柏拉圖共稱國。

三

卡圖：我必盡我的力量做，賴里烏斯。我常聽見與我同年紀的人怨訴（俗話說得好：『同樣的人樂與同樣的人相聚，』（註一）前任執政委員薩利拿托（註二）和阿爾必奴斯（註三）他們是和我年紀相仿的，常常怨訴，有時是因為他們不能有感官的快樂了，以致生活無味，有時是因為夙來恭敬他們的人現在藐視他們了。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怨恨的不得其當。如其他們所怨訴的果真是由於老年的原故，同樣的苦楚也應該輪到我和其他的老年人，我認識許多人，他們毫無怨恨的過着老年，他們的生活既不因情慾消失而感到不樂，並且也從來不被他們的朋友所藐視。上面講到的各種怨訴，完全視各人性格為斷，與老年無關。有節制力的老年人，既不冷酷，亦不暴戾，自然覺得老年易過；至於性情乖張的人，無論什麼年紀都是可厭的了。

賴里烏斯：你說的不錯，卡圖；但是也許有人要說，你的老年是容易過的，因為你有財富有權位，而別人不見得能享有。

卡圖：這話裏是有一點理由，賴里烏斯，但是不能包括一切。例如當初一個塞里孚斯人（註四）和台米斯陶克里斯（註五）吵架說，「你的名聲並不是你自己的，你是借了你的國家的光榮。」台米斯陶克里斯回答說，「不錯，我若是一個塞里孚斯人自然永遠不會出名，但是你卻是一個亞典人你也永遠不會出名的。」對於老年我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在極端貧乏中，老年固不易受，即是智慧的人亦不易受；但是在極端財富中，一個愚蠢的人也必定感覺老年可厭。無疑的，斯奇皮歐與賴里烏斯，老年最適宜的武器便是美德的實行，一生中隨時修養美德，在一生事業終了時便產生奇異的結果，不但在生命終點時得到安慰——這一點固甚重要，並且迴想起一生的善行，也自有無限的快樂。

（註一）荷馬奧德賽第十七節第二一八行，「同樣的神與同樣的神相聚。」柏拉圖共和國，「老年人喜歡聚在一處，因為如諺語所謂，是同類的為。」

（註二）薩利拿托（O. Livius Salinator）比卡圖約小四歲。紀元前一八八年為執政。

（註三）圖爾必奴斯（Sp. Postumus Albinus）紀元前一八六年執政。

(註四) Scipia 卽塞里辛斯 Scipius 愛琴海中一小島，爲一甚無重要之地。

(註五) 古米斯陶克里斯 (Themistocles) 亞奧之著名大將並政治家，生於紀元前五一四年，卒於四四九年。爲大好大喜功，權詐過人，編製海軍一事爲其特殊政績，卒於紀元前四七一年被公民放逐，後懼受刑罰，於四六五年逃亡波斯，得波斯王之僱遇，以至於死。文中所引故事，見柏拉圖共和國及普魯塔克古米斯陶克里斯傳。

四

昆特斯發必烏斯馬克西末斯（註一）他是恢復過塔蘭特姆的那個人，雖然他比我年紀大，但是我愛他如同年的人一般。因為他是莊嚴而又有禮貌，不因年老而改變性格；我當初和他締交時，他年紀雖然不小，但是還不甚老。我生後一年，他正第一次做執政；他第四任執政時，我還是個孩子，我投身行伍隨他到卡鋪達，五年後又到塔蘭特姆；四年後圖地坦諾斯與開台格斯做執政時我做檢查官，（註二）那時候他比我年長得多，竟演說贊成金奇烏斯（註三）提議的禁止律師接受餽贈的法律。雖然年老，他還是如青年一般的作戰，以堅忍的精神克服了罕尼巴爾。他的朋友恩尼烏斯（註四）這樣的稱讚過他：

「只因一個人的遷延，救了我們的國；他以國家的平安為重，以私人名望為輕；所以他的光榮一天比一天的燦爛。」

真的，他規復塔蘭特姆是何等的小心機！薩利拿托（註五）把城失守之後逃到衛城裏去，

我曾親自聽見他誇大的說，「發必烏斯，你是靠了我的力量纔恢復了塔蘭特姆。」發必烏斯笑着說，「那是無疑的，你若不失守，我自然不能攻克。」實在的，他在服官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時更為著名。第二次執政的時候，他不要同僚斯普利烏斯卡維里烏斯的幫助，獨自和護民官加婁斯弗拉閔尼烏斯（註六）作對，這位護民官是公然反抗元老院的意旨而主張分派皮堪諾姆及高爾的田地。他做公家卜者（註七）的時候，他大膽的說過，凡為國家的安全而做的事都應該是服從朕兆的，凡於國家有害的事均是反悖朕兆的。

這個大人物的佩服處很多，但是最令人注意的，是當他的著名的曾任執政的兒子死的時候，他的態度是非常可敬。他講演的葬時輓詞是流傳很廣的，我們讀過之後，不是隨便那個哲學家都顯着可鄙麼？他不但是在民衆眼裏偉大，他在家庭中私人生活裏是更為偉大。何等的健談！何等的善作格言！何等的通曉古史！何等的精通占卜！以羅馬人論，他讀書不少，他的記憶裏是無所不有，不但記得所有的內亂，外戰他也記得清楚。我當時非常渴望從他的談話裏得到利益，好像我是預知他死後我便找不到一個可以教導我的人。

(註一) Quintus Fabius Maximus 爲紀元前三世紀末羅馬史上最重要人物，歷任執政，計共五次。與罕尼巴爾戰，曾以「遷延政策」以老敵軍，因不戰而獲勝利，後屢行此策，無不化險爲夷，因有 *cruciator* 之稱號，意即「遷延者」之謂也。

(註二) 檢査官即 *quaestor*

(註三) *Legis cinctio* 是紀元前二〇四年護民官 *M. Cincius Alimentus* 所主張之法律，禁止律師受賄，此爲一公正之法律，但不爲貴族所喜。

(註四) 恩尼烏斯 (*Ennius*) 常被稱爲「羅馬詩之父」，生於紀元前二三九年。與卡圖友善，精拉丁希臘文，爲當時著名教師並著作家。本處所引三行詩，引自其所著史詩卷八。

(註五) 失城者是 *M. Livius Macatus* 西塞羅作薩利拿托，實誤。

(註六) 弗拉閔尼烏斯 (*Gaius Flaminius*) 是紀元前二三二年著名之護民官，於是年鼓吹頒布法律，准萊奧之公民團墾公地。

(註七) 公家卜者 (*augur*) 胡古吉 (*Coelius*) 爲羅馬權威最大之官職。凡政府有所作爲，例如通過法律，選舉官員，宣戰，

等事，均須由卜者占其吉凶，然後定奪。如卜得凶兆，則官吏必須停止進行其事。然兆之吉凶，完由全卜者解釋，故其權限至大。「卜人院」原以九人組之，至卡圖時卒增至十六人，其任期為終身的發必烏斯擔任此職凡六十二年。占卜之法有五：（一）天象，（二）鳥鳴與鳥飛之狀，（三）聖錫之飼食，（四）獸類之突現，（五）偶然之事如噴嚏、跌交、等等。

五

我爲什麼要講這許多關於馬克西木斯的話呢？因爲你們現在可以明白了，若說像他那樣年是不幸福，那是何等荒謬。當然不能人人都像斯奇皮歐或馬克西木斯一樣，能迴想攻克的城，水陸的戰征，指揮過的討伐，贏過的勝利。但是平穩度過的一生，到了老年也是莊嚴寧靜的。——例如我們知道的柏拉圖，（註一）八十一歲死的時候，手裏還執着筆；還有伊梭格拉底斯（註二）他自己說在九十四歲的時候作了一篇亞典頌詞，（註三）過後又活了五年。他的教師里昂提尼之高吉阿斯（註四）活到一百零七歲，從沒有停止過工作。有人問他爲什麼願意活得這樣久，他回答說：「我沒有理由反對老年。」回答得尊嚴，不愧爲一學者！

實在講，愚蠢的人嫌恨老年，其實是他們自己的錯處；我方纔提起的恩尼烏斯便不如此，他

說：

「像是一匹華麗的駿馬

騎老年

常在奧林匹克場上獲勝，

現在老弱了，開始休息。」

他是把他的老年比做那勇敢常勝的馬的老年。這個人你們大概可以記得清楚，因為是在他死後第十九年，現任的執政蒂特斯·弗拉閔尼諾斯與曼尼烏斯·阿奇里烏斯纔被選的，而他的死是正在開皮歐執政菲里普斯執政第二任執政的時候，那時節我六十五歲，我會高聲盛氣的做公開演說，鼓吹沃考尼烏斯提議的法律。(註五)但是恩尼烏斯活到七十歲的高年，在兩重最大的壓迫之下——貧窮與老年——而他的態度卻似樂於貧老一般。

講到這裏，我找出了四個理由為什麼老年好像是不幸福：第一，老年使我們從積極的事業裏退出；第二，老年使身體孱弱；第三，使我們失掉所有的快樂；第四，離死不遠。你們若是願意，我們逐項討論，看看裏面含有多少真理罷。

(註一) 柏拉圖死於紀元前三四七年。據另一說，死時係在婚筵作客之際。

(註二) 伊梭格拉底斯 (Isocrates) 是亞典著名修辭學、雄辯學、哲學、律師，與柏拉圖友善。蘇格拉底斯死後，只有他一

人敢出而哀悼。其親人戰勝番臘後，絕粒而死。

(註三)亞漢孿翁 (Pantshantons) 係頌揚亞典之演講詞，爲每四年舉行一次之「大亞典節」而作。

(註四)里昂提尼之高吉阿斯 (Leontinus Gortias) 與亞典之高吉阿斯是一人，生於紀元前四八五年左右，壽長各異不同，約介於一百零五歲至一百零八歲之間。爲著名之修辭學講師，伊梭格拉底斯亦其弟子。

(註五)沃考尼烏斯 (Voconius Saxa) 護民官於紀元前一六九年提議通過法律一條，內容是：(一) 凡擁有十萬銀幣(約合美金千元)者不得以女子爲繼承人，(二) 捐贈他人之遺產不得超過繼承人所得之數。此法律之用意在節制婦女虛糜之風，並使遺產得以不散。

六

「老年使我們從積極的事業裏退出。」什麼事業呢？是不是非年青力壯不能做的事業？就沒有智識的事業，老年人身體雖弱而也能從事的嗎？昆特斯馬克西木斯就沒有事可做嗎？斯奇皮歐，你的父親，我的兒子的岳父，陸奇烏斯鮑魯斯，他是沒有事可做嗎？還有許多老年人，如發布里奇烏斯，枯里烏斯，珂命堪尼烏斯（註一）——他們用他們的智慧與力量擁衛國家，他們是無事可做嗎？

阿皮烏斯克勞底烏斯（註二）老年時還瞎了眼；但是元老院傾向婁和和並與皮魯斯締盟的時候，他不遲疑的說過一番話，經恩尼烏斯撰為詩篇：

「你們的心曾經是堅強剛毅，

為什麼瘋狂得改變了常態？」

等等很深刻的句子。你們對於這篇詩是熟悉的，況且阿皮烏斯的演說詞也還在流傳。這篇

演說是在他第二任執政後十七年講的，雖然他兩次執政之間有十年的隔離，並且在執政前他還做過監察官。所以在和皮魯斯打仗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了，然而相傳還有這樣一段故事。

以為老年不能做有益的事，這實在是不中肯之論，這就等於是說掌舵者對於航船沒有用處，別人爬桅杆，在板路上跑，在抽水機上工作，而掌舵者卻逍遙的坐在船尾，僅僅把着舵杠。他做的事也許不是水手中年青者所做的事，但是他做的是更重要的事。大事業的成就不是靠筋肉，速度，或身體的靈巧，而是靠了思想，人格，或判斷；在這幾點上，老年人不但是不比別人壞，而且比別人好。

或者你們也許以為我做過兵士，參謀，大將，元帥，參加過各種戰事，現在我不能作戰了，我便沒有事可作了。但是我現在指揮元老院宜從事何種戰爭，並如何作戰；目前因卡台基久蓄陰謀，我已向之宣戰，非將全部克服之後我不能釋憂。我願上帝保留這個光榮給你，斯奇皮歐，去完成你的祖父未竟之志！那位英雄死後已三十三三年，但是每過二年都要紀念他。他是在我做監察官

前一年做執政後九年死去的；我做執政的時候他第二度被選為執政。假如他能活到一百歲，他會以老年為遺憾嗎？不會的，他必定不於跑跳擲標槍比劍上虛擲光陰，而從事於思想，智慧，與判斷，如其老年人的特點不是這些，我們的祖先也不會把最高機關叫做『元老院』了。（註二）例如在斯巴達，掌國家最高職務者就叫做『長老』，而實際上也確是老人。如其你們願意讀或聽外國歷史，你們就可以知道最大的國家是被青年人所毀壞，由老年人支持恢復。

『請問你們的國家何以這樣快的失了？』

這是耐維烏斯（註四）作的一篇戲狼裏面的一個問題。答案很多，這一個最中肯：

『因為來了一批幼稚多話的青年人。』

不錯的，急躁是青年的特點，老成是老年的收穫。

（註一）梭布利奇烏斯（Fabricius）曾三任執政，一任監察，為人耿直守法；枯里烏斯（Curius）亦三任執政，

一任監察，著有職錄；科倫塔尼烏斯（Cotta）為著名法學家。

（註二）阿皮烏斯克勞底烏斯（Appius Claudius）姓 Cicerus 即盲者之意，其政統之尊者為樂塔（Leta）

馬至卡爾羅之大道，及羅馬水渠。皮魯斯戰勝後與羅馬議和，克勞底烏斯被人引至元老院痛切陳辭，遂罷和議重開戰端。

（註三）元老院（Senate）即老人（Senes）集會之意。斯巴達之元老院共有二十八人，皆六十歲以上人，任期限。

（註四）耐維烏斯（Navius）生期不明，約於紀元前二三五年之際開始文學生涯，有三十四喜劇七悲劇殘留至今。

七

據說老年人的記憶力是要損壞的。這話我相信，假如你不運用，或者你是天生的遲笨。台米斯陶克里斯記得亞典所有的公民的姓氏；（註一）你以為他老了之後會把阿里斯提地斯（註二）喚做里西馬可斯嗎？譬如我自己，我不但記得活的人，我並且還能憶起他們的父親祖父；我讀他們的墓銘的時候，我不怕那迷信的傳說，讀墓銘則失記憶；我讀墓銘，為的是使對死者的記憶更為活躍。我從來沒聽說過老年人忘了藏錢的地方！老年人能記得一切有關的事，到法庭的約會，誰欠他們錢，他們欠誰錢。

講到老年的律師、教長、卜者、哲學家，他們記憶的事是何等的多！老年人如繼續的運用記憶，記憶力便可消失；不但有權位的人是如此，平民亦是如此。沙孚克里斯（註三）在極老的時候寫悲劇，他專心致力於文學作品，他的兒子認為他是不善治家，到法庭告他，請求法庭根據他的孱弱判其不得掌管家產，因為當時也有和我們的一樣的一條法律，禁止家長揮霍家產。據說這位

老人便把他剛寫完正在修改的兒底婆斯在柯龍諾斯（註四）一劇讀給陪審官聽，問道：「請問這首詩可像是一個孱弱的人寫的呢？」他讀過之後，陪審官判他無罪。他，或荷馬，黑西奧德。（註五）西蒙尼地斯，（註六）斯台西考洛斯，（註七）或伊梭格拉底斯，高吉阿斯（我前面已經講過）或大哲學家如皮塔高洛斯，（註八）底莫克利特斯，柏拉圖，贊諾克拉底斯，（註九）或較晚之贊諾，（註一〇）克里安提斯，（註一一）或你們在羅馬見過的斯多亞派的戴奧真尼斯，（註一二）這些人你想能因為老年的壓迫便放棄他們的事業而不著述嗎？恐怕他們的事業的活動是和他們的生命一樣的長罷？

我們不談這些偉大的事業了罷，我現在來談談薩必諾田間的羅馬農人，他們是我的隣人和朋友，重要的農事如播種收穫囤糧等等都是他們自己動手的。他們對於每年收穫之熱心是沒有什麼可詫異的，因為人無論怎樣老，總是以爲自己還可以再活一年——但是這些人所以工作的事，他們自己知道對於他們自己是決無利益的。

「他栽了樹爲後人享用。」

這是我們的凱奇里烏斯斯塔提烏斯（註一三）在他的青年友人裏說的一個農人無論年紀多麼老，你若問他爲了誰栽種，他將不猶疑的回答：「爲了不朽的上帝，他不但願我接受祖先的遺業，他還願我傳授給後代。」

（註一）台米斯陶克里斯著名的有堅強之記憶力。當時亞典公民（本地人男性年逾二十歲者有選舉權）約有兩萬之數。

（註二）阿里斯提地斯（Aristides）是里西馬克斯（Lyimachus）的兒子，爲台米斯陶克里斯之政敵。

（註三）沙孚克里斯（Saphocles）生於紀元前四九五年，卒於四〇五年。富有天才，並有良好之訓練，二十歲時獲悲劇獎，以後文藝競賽屢試屢捷，獲首獎二十次，次獎尤多。著作流傳至今者僅悲劇七篇。

（註四）兒底波斯在柯龍諾斯（Colonus）。

（註五）墨西奧德（Mæcæus）約在紀元前九世紀，荷馬以外最古之作家也。作品滿者僅三部。工作與時，神道，海，克里斯的盾。

（註六）西蒙尼地斯（Simonides）希臘之抒情詩人，生於紀元前五五六年，卒於四六九年。

(註七)斯忒西洛路斯 (Stesichorus, 680-650 B. C.) 西四里之抒情詩人。

(註八)皮塔高洛斯 (Pythagoras) 紀元前五二九年居於意大利，創意大利派哲學，建立會社，以生活刻苦爲目的，主張靈魂不死說。底莫克利特斯 (Democritus) 生於紀元前四六〇年，活到一百〇四歲，主張原子學說，號稱「笑哲學家」。

(註九)贊諾克拉底斯 (Xenocrates) 約生於紀元前三九六至三一四年之間，柏拉圖弟子。

(註一〇)贊諾 (Zeno) 約於紀元前三〇八年在亞典講學，爲斯多亞派哲學之創造者，時約五十歲，壽長至九十八歲。

(註十一)克里安提斯 (Cleanthes) 贊諾之弟子，繼爲斯多亞派領袖，活到八十歲以上。

(註十二)戴奧真尼斯 (Diogenes) 有兩個，一個是斯多亞派的，一個是犬儒學派的。前者於紀元前一五五年到羅馬。

(註十三)斯塔提烏斯 (Statius) 原爲 Insubrian Gaul，約於紀元前一九四年殺馬爾開魯斯 (Marcellus) 奪到羅馬。後獨主人之寬厚，得恢復自由，並受教育，爲 Pictus 後繼起之喜劇作家，有斷片傳世。其常

西塞羅文錄

海友人 (Synephebi) 一則 譯者 歐陽應雲衛 作 譯
Menander 不 作 註。

凱西里烏斯所說的那個爲後代勞作的老年人，其實比下面的這幾句還說得切題些：

「真的，「老年，」你若只有一件短處，

那也就很够了一個人活得久，

將看見許多他所不願見的事情。」（註一）

但是也許看見許多願見的事情；至於不願見的事情，青年也是要遇到的。但是凱西里烏斯描寫出一種更壞的見解：

「老年最可慘的缺憾就是：

老人覺得被青年人厭棄。」（註二）

但是我說，是愉快，不是厭棄。智慧的老年人歡喜和活潑的青年人在一起，青年的敬禮可以減輕老年的負擔；所以青年人和老年人在一起也應該是同樣愉快的，由他們的教訓可以導入美德

的途徑。你們稱個使我得到愉快，但是我使你們得到的愉快不見得較少些罷。但是你可以看出老年決不孱弱消極，而永遠忙着做事，籌畫着做在年青時所做的同性質的事。還有些八年紀雖大還繼續增加他們的智識呢？例如梭龍，（註三）在他的詩裏誇說他年老之後天天學習新的智識。我也是如此，我在老年學習希臘文學，我熱心的鑽研如滿足了很久的口渴一般，所以我學習了不少的希臘的知識，你們看我現在便能常常引做例證。我讀到梭格拉底斯（註四）彈琴的藝術，這是古人常常藉以教人的一種樂器，我也很想學習；不過至少在文學方面我很用過功了。

（註一）引自凱西里烏斯所著之頌園（Prooimium）一劇。

（註二）引自“ephesios”一劇。

（註三）梭龍（Solon）亞典著名之立法者，為希臘七賢之一，約在紀元前六百年之際，據云卒壽一百歲。

（註四）梭格拉底斯（Socrates）希臘之大哲。

九

我現在不感覺需要青年的力量——因為這是老年的缺憾的第二點——猶之在青年時不感覺需要牛或象的力量一般。因為一個人有多大力量便該用多大力量，凡有所爲也該以他的力量爲準。克羅東之密羅（註一）所說的話是多麼可憐？他年老之後看着運動家在跑場上練習，據說他就望着他自己的縮瘦的筋肉，哭着說：「這些筋肉是已經死去了。」但是你的筋肉不見得比你這個無聊的人更死！你從來就沒有靠了你自己出名。只是靠了你的肺部和筋肉的蠻氣力。古代之塞克斯特斯愛里烏斯（註二）與帝特斯珂命堪尼烏斯，後代之普伯里烏斯克拉索斯（註三）便截然不同了，他們爲民衆講解法律，他們對於法律的學問至死不滅。

雄辯家到了老年恐怕要失掉效力，因為他的成功不僅靠了他的知識，還要靠他的肺部和體力。無疑的，老年時聲音不知如何變得格外雄渾，你們看我這樣大年紀，仍不會失掉這雄渾；老年人說話的語調往往是沉靜溫和的，常常老人的沉靜和平的語調，就能贏得聽者的同情。一個

人自己不能去參加雄辯，他還可以教導一個斯奇皮歐或賴里烏斯呀！老年人有熱心的青年環繞着，還有什麼比這更快意？我們承認不，老年究竟還有一點力量夠教練青年使他們準備盡各種責任與職務？這豈不是一種極偉大的用處了嗎？斯奇皮歐，我覺得耐烏斯與普伯里烏斯 斯奇皮歐（註四）和你的兩個祖父陸奇烏斯與普伯里烏斯 阿非里加 諾斯（註五）都是很倖運的，有一羣高貴的青年做他們的隨從；凡是學術大師不會是不幸福的，縱然他們的體力也許是衰弱了。

老年即使體弱，也更常常是因為青年荒蕩所致，而不是老年的錯處；青年荒蕩，到了老年身體自然衰頹。例如，贊諾 風書中的奇魯斯（註六）在他老年病篤的時候說過，他從沒有覺過他老年的身體不及青年時強壯。我記得我小時候見過陸奇烏斯 邁台魯斯（註七）他在第二任執政後四年又做主教官，擔任這神聖的職務凡二十二年，我記得他一直到死身體都是強壯的，並不感覺失掉了青春。關於這一點我不必說起我自己，雖然我這樣的年紀也很有說我自己的資格與權利。

(註一) 米羅 (Milo) 乃波塔高拉斯弟子爲紀元前六世紀末著名運動家，體力過人，後在林中用手力劈橫木樁未成而死。

(註二) 愛里烏斯 (Axi, Atilius) 著名法學家。古羅馬之習慣法學家或律師於每日清晨接待以法律事件垂詢之人。

(註三) 克拉索斯 (P. Licinius Crassus) 亦法學家。

(註四) 耐烏斯奇皮歐 (Gnaeus Scipio) 是阿非里加諾斯之叔，普伯里烏斯奇皮歐 (Publius Scipio) 是阿非里加諾斯之父。

(註五) 隆奇烏斯 隆里烏斯 (Lucius Aemilius) 是其祖父，普伯里烏斯阿非里加諾斯 (Publius Aemilius) 是其過繼之祖父。

(註六) 奇魯斯 (Cyrus) 是波斯帝國的創造者。

(註七) 邁爾魯斯 (L. Caecilius Metellus) 於一五一年及二四七年兩度任執政。

+

你們沒有注意荷馬詩中的奈斯特（註一）常常宣揚他自己的優點麼？因為當時他已活到第三代的時候，並且他講起自己的故事來，也不致令人覺得他狂妄。荷馬說，「他說的話比蜜還甜，」這甜蜜是用不着體力的；希臘的元帥禱告說，有十個勇敢的阿札克斯（註二）不如有一個的智慧的奈斯特，可以更迅速的消滅特洛伊。

但是回講我自己罷。我現在在八十四歲，很願能像奇魯斯一樣的誇嘴。不過我可以說，我現在雖然沒有強壯的體力，如當初在卡台基戰爭中當兵的時候，或我在這戰爭之際做檢查官時，或在西班牙做總司令的時候，或四年後在曼尼烏斯阿奇里烏斯格拉布里歐指揮下做軍事官在特毛菲來作戰的時候；但是，你們看得出，老年並不會把我完全變成衰弱。元老院，演說壇，朋友，倚賴我者，（註三）客人，都不覺得我弱；因為我從來不相信那句受人傳誦的諺語：「如要長做老人，須要早做老人。」我寧願做老人的時期短些，不願在不該老的時候就老起來。要來和我會晤的

人，我從來不曾拒見。

你們也許說，我比你們力量小，但是你們自己也比營長蒂斯龐提烏斯（註四）力量小；因為力量大就算是比你們好嗎？各人有多少力量，便盡量的正當的去使用罷，這樣便可不致因力量小而遺憾了。據說蜜羅肩上背着一匹大牛在奧侖匹阿跑場上走了一週。你們願意要蜜羅的體力，還是願意要皮塔高拉斯的智力？總之，有體力時便要享用，沒體力時也不要悲傷，除非你們一定相信青年要哀悼童年的消失，成年要哀悼青年的消失。生命的途徑是固定的，「自然」只安排一條途徑，每人只能跑一回，生活中每一階段自有其適宜的特質；童時的幼稚，青年的勇邁，中年的嚴重，老年的成熟——這都是自然的程序，應該按照適宜的時候去令人享受。

斯奇皮歐，你的祖父的朋友馬西尼沙（註五）現在九十歲了，他每日所做的事，你大概知道罷；他徒步上路之後，從不中途騎馬，若騎馬之後，便從不下馬；無論風，無論寒，他頭上不戴帽；他的體魄堅強，所以一切國王所該盡的職責他都能够躬親。所以有節制有練習便可以使一個人在年老之後還保持他早年的強健。

(註一) 奈斯特 (Nestor) 乃特洛伊戰爭中之英雄，擅長辭令。

(註二) 阿札克斯 (Ajax) 爲僅次於阿齊里士之希臘勇士。

(註三) 按當時習慣，平民依貴族爲保護人，於平時平民是自由的，受貴族庇護，於戰時須爲貴族效力。卡圖即薩斯

迪尼安人之保護人 (patrons)。

(註四) 龐提烏斯 頗係一孔武有力之軍士。不詳。

(註五) 馬西尼沙 (Masinissa) 乃 Numidia 之王，擁有強悍勇猛之騎兵隊。

十一

姑認老年是缺乏力氣；老年本無須要力氣。法律與習慣均豁免我這樣年紀的人做需要體力的事業。（註一）所以我們不但是不需做我們所不能做的事，我們所能做的事也不需我們做的。也許有人說，有許多老年人過於孱弱，甚至不能盡人生所必需的責任。但這不僅於老年人爲然，身體不健康者大抵如此。斯奇皮歐，你的繼父，普伯里烏斯阿非里加諾斯之子他是多麼弱！他是多麼不健康，或者說沒有健康若非因爲這個原故，他早成爲國家的第二個泰斗了；因爲他除了有他父親的偉大的智力以外，還有淵博的學識。青年人都不能免於孱弱，老年人有時體弱，又有什麼奇怪呢？

不過，我的年青朋友們，抵禦老年是我們的責任；要留心補償老年的缺憾；要如防病一般的防備老年。我們要注意健康；做溫和的運動；調節飲食以營養身體，不要反使身體受傷。我們也不該專注意身體，心靈方面應該更加注意，因爲心靈和燈一樣，若不繼續添油，日久就要黯淡了。並

且，運動可使身體疲倦，智識的活動使心靈格外爽快。凱西里烏斯所說，潘稽劇裏的酷普匹夫，他是專指那些輕信健忘的糊塗的老年人說的，而一般老年人並不全是如此，只有那昏憤老人纔是如此。恰似蕩、狄、維、慈是青年常病，然亦不能指一切青年，只有那天生下賤的青年是如此。所以老朽龍鐘也不能指一切老人而言，只能指那些愚弱的老人。

阿皮烏斯雖然又老又瞎，但是還能管理四個頑強的兒子，五個女兒，一個許多人倚靠他的大家庭；（註二）因為他的心像是一張強弓一般的緊張，並不因年老而與致索然。他在家中不但有主權，並且嚴厲處理家務；他的奴僕怕他，他的兒女尊重他，但是全都敬愛他。他家裏能繼續保守祖先的家風。老年若能維持他的尊嚴與權利，不為他人所屈服，主持家務以至於死，這樣的老年纔算是榮耀的。少年老成是我所贊許的，但是老年而有少年氣象亦是我所贊許的。凡是老年而有青年氣象的入，身體雖老，精神不會老的。

我現在正編纂我的古史第七卷。我搜集了所有的古代史料，目前正在修改我在緊要的場合上所發表的演說詞。我在調查下法，教法和民法；我用許多時間研究希臘文學；爲了練習我的

記憶力，我仿照皮塔高拉斯派學者的辦法，每晚迴想一天所說所聽所做的事。這便是我的智識的運動，這便是我的心理的競走，我在這方面努力揮汗的時候，我不感覺我的體力的消失。我能幫助我的朋友，我常到元老院去，我自動的提出我審慎思索過的事件，靠了心力不是靠了體力。我主張我的意見。如其我不能做這些事，我還有我的小床，可以消遙的思索那些我力有未逮的事。但是我能够做這些事，因為我過去的生活調處得宜。一個人若不斷的在這種事業中討生活，他不會感覺老年的迫近。他的生活是漸漸的轉入老境，不是猛然的爲衰老所侵，而是經過長久的時間纔漸趨於寂滅。

（註一）當時法律規定凡人民在十七歲至四十六歲之間者有當兵義務，在必要時四十六歲以上者亦須當兵。

（註二）羅馬家族之長是有無疆域權的，司祭祀之事，並管理一切家內家外事務，至帝國時代始稍減殺其權。

十一

反對老年的第三個理由，是老年缺乏娛樂。這真是人生的幸福啊，假使老年使我們不追求娛樂，因為那正是青春最壞的短處！好的青年啊，你們聽我說，我年青時隨昆特斯馬克西木斯到塔蘭特姆，聽說塔蘭特姆的大人物阿奇塔斯（註一）說過這樣的話：「自然」所賦與人的最毒性的災害便是身體的娛樂，爲了追求娛樂可以惹起不羈的慾念。由此可以賣國，可以亡國，可以通敵，貪樂的慾念可以迫使人做各種罪過的行爲。亂偷，通姦，及類似的罪犯，都是由貪樂的慾念激起的。「自然」或神所賦與人的最尊貴的東西便是人的心靈，心靈的最大的敵人便是娛樂；慾念支配之下，節制力是無用的，在娛樂的區域內，美德是沒有立足地的。」

他更清晰的解釋說：「譬如說，有一個人充分的享受身體的娛樂了。這人沉溺在娛樂當中，無疑的是不能有心理活動，凡需要理智思想的事是決不能做的。過久耽於娛樂便要撲滅心靈的光明，所以娛樂是最可惡的有害的東西。」這是塔蘭特姆之奈阿克斯（註二）向我說的，他是

始終與羅馬人友好的，據他說相傳上面這一段話是阿奇塔斯和薩姆尼烏姆人龐蒂烏斯（註三）談話中的一段，而龐蒂烏斯即是在考底烏姆大路上戰勝斯普里烏斯蒲斯吐米烏斯與蒂特斯維圖里烏斯二執政的那個人的父親。他又說當時柏拉圖也在場。（註四）聽見阿奇塔斯說這一段話，後來我調查，柏拉圖確於陸奇烏斯卡米勒斯與阿皮烏斯克勞底烏斯做執政時來到過塔蘭特姆。

我爲什麼要引證阿奇塔斯的話呢？爲的是要你們了解，如其我們靠了智慧與理性還不能抵拒娛樂，我們便該感謝老年，因爲老年能奪去我們本不該有的慾念。聲色的娛樂能阻礙思想，與理性衝突，蒙蔽心靈，決不能與美德並存的。我把陸奇烏斯弗拉閔尼諾斯逐出元老院，那實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因爲他是頂勇敢的蒂特斯弗拉閔尼諾斯的弟兄，並且七年前還做過執政。但是我終覺得貪慾終應該受懲罰的。因爲他做執政的時候，在高爾宴會上受了一個娼妓的要求用斧頭殺死一個被縛的死囚。他的兄弟在我前一任做監察官的時候，陸奇烏斯居然沒有受懲罰，但是弗拉克斯與我都很不以這樣放浪的行爲爲然，尤其是他不但犯了侵犯個人的罪，並

且累辱了國家的體面。

(註一)阿奇摩斯(Archimedes)爲紀元前四百年左右之著名軍人及政治家，爲皮塔哥拉斯學派信徒，與柏拉圖友善，精天文算學。

(註二)奈阿克斯(Nearchus)皮塔哥拉斯派哲學家，半圖會居其家，並習皮塔哥拉斯哲學。

(註三)薩摩尼婁人龐蒂烏斯即 Q. Pontius Proculus 爲戰勝羅馬人者。

(註四)柏拉圖曾於紀元前三六一年至意大利，但此時所指係三四九年之事，特柏拉圖已年八十，曾否再度至意大利，未可確定。

十三

我常聽年長的人說——他們幼時又聽年長的人說——加羅斯法伯里奇烏斯到皮魯斯（註一）王宮裏做大使的時候，台薩利人查奈阿斯（註二）告訴過他一段故事，據說亞奧有一個（註三）自命聰敏，常常說吾人做事均宜以娛樂為鵠的曼尼烏斯，枯里烏斯與蒂貝里烏斯考命堪尼烏斯聽到法伯里奇烏斯的這段話時，就深願薩姆尼烏姆的人和皮魯斯王都相信那娛樂的學說，因為他們若耽溺於娛樂，便容易被征服了。曼尼烏斯，枯里烏斯與蒂貝里烏斯，德奇烏斯（註四）最相友善，德奇烏斯於他第四任執政任內，在枯里烏斯做執政前五年為國家犧牲了性命；發伯利奇烏斯與珂命堪尼烏斯也認識他，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德奇烏斯勇敢的行選，都承認有許多事業，其本身是純潔高貴的，值得令人專誠的去，並且凡不以滿足私慾為務的人，也必定會去做的。

爲什麼我說這許多關於娛樂的話？因爲老年不感覺聲色之娛的要求，不但不是老年的缺

憾，反是老年之值得令人讚美處。老年的時候固然沒有盛大的宴會，豐美的食品，常滿的酒樽；但是也沒有醺醉，積食，失眠，娛樂的引誘很大，是人所不免的，誠如柏拉圖說的娛樂是「罪惡之餌」，因為人確是如魚上鉤一般；那麼，我就要說，老年雖缺乏縱量的宴席，而在有節制的宴會裏也未嘗沒有快樂。加優斯杜哀里烏斯，（註五）是馬可斯的兒子，也是第一個在海上戰勝卡台基的羅馬人，他年老時我還是個孩子，我常看見他宴畢歸家，喜歡用一個持炬者和一個奏笛者做他的前導，他以公民而有這樣的鋪張，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但是他的功績使他享受許多破格的自由。

但是何必講別人？現在講我自己罷。我一向喜歡交結會社（註六）的朋友。在我做檢察官的時候，崇拜伊達山（註七）的風氣纔傳到羅馬，崇拜奇貝雷女神的許多會社都成立了，所以我常和會社的朋友聚餐，很有節制的，在我那個年紀的時候總不免有一點狂熱，不過後來一切都漸趨緩和了。在聚會的時候我的快樂也不全在物質方面，我最大的快樂還是在與朋友歡聚談話。我們的祖先把朋友宴會喚做「共同生活」（註八）是很有道理的，表示生活的團聚，比希臘

文的「聚餐」「聚飲」好得多，因為這兩個名詞太把聚會的最無價值的一部分抬高，而忽略了其最美妙的意義。

(註一)皮魯斯(Pyrrhus)自認爲阿奇里士之後裔，生於紀元前三一八年，於二九五年爲伊庇魯斯王，爲羅馬人勁敵，勇敢善戰。於二七二年作戰時，被一婦人自屋頂上擲瓦中要害而死。

(註二)奇察阿斯(Cineas)爲皮魯斯之總參謀，曾爲地毛斯特尼爾弟子，擅雄辯，曾出使羅馬。

(註三)即伊比鳩(Epicurus)也。創享樂學派，其所謂享樂，指純潔的精神的而言，西塞羅此地所論係按一般人之見解，以享樂爲肉慾的感官的墮落。

(註四)德奇烏斯(P. Decius Mus)於二九五年第四度任執政，與薩姆尼爾力戰而死，士卒爲之奮勵，卒獲勝利。

(註五)杜哀里烏斯(Ducius)於紀元前二六〇年在西西里海岸大敗卡台基人艦隊，曾用著名的「鎗橋」(Corvi)羅馬市中心爲建石柱紀念。

(註六)Sodalitates是「會社」之意，有專爲宗教而設者，亦有專爲政治而設者，常舉行聚餐及其他娛樂事項。其起源甚早，約創於羅馬初年，本爲親族之一種組織。

西塞羅文錄

四四

《註文》德魯斯(M. C. C.) 德魯斯 Cypale 德魯斯之坡

《註文》德魯斯 Cypale 德魯斯之坡

十四

我因為歡喜談話，所以也愛『午後宴會』。(註二)不但和與我同年的人聚會，並且也和你們以及與你們年紀相仿的人來往；我是非常感謝老年，使我談話的興致加增，使我的飲食的慾念減少。如有人在飲食方面尋得樂趣，我並不反對一般的娛樂，因為這原也是人情所不能免，不過我不相信老年人對這種娛樂便絕無感覺。我很喜歡祖先遺下的風俗，在宴會時選定『主席』。(註三)斟酒之後，由首座開始談話；我也喜歡那些小酒杯，如贊諾風在討論會裏所描寫的那樣。斟滿露水一般的酒，夏天冰涼，冬天又溫熱。我在薩必諾的時候，我仍然歡喜到這種宴會去，每天和鄰人聚餐，必到夜深，縱談各種的事物。

也許又有人說，老年人不十分感覺娛樂的刺激。是的，但是老年人也不企求十分的刺激，一個人對於自己不企求的東西可能有什麼懊惱呢？有人問莎孚克里斯，年老之後還有沒有戀愛的事，他回答得好：『上天不准我好不容易逃開了那種事，如逃開兇惡的主人一般。』企求這種事

的人若缺乏這種事纔覺得苦惱；飽歷過的人若一旦解脫當更覺快樂；沒有慾念的人不會感覺缺乏，所以我認為不生慾念是最快活的事。

姑認青年能充分享受娛樂，但我們已說過，所享受的根本是沒有價值的事，並且老年也絕不是絲毫不能享受。恰似安必維烏斯圖爾皮歐（註三）的演劇，觀眾坐在前排的享受快樂。坐在後排的也享受快樂；所以青年觀看娛樂較為親切，所得快樂自然也較大，老年坐在遠處觀看也有相當的樂趣。

一個人經過了野心與情慾的追逐，爭競與仇恨以及一切情感的驅役，然後恢復本來面目享受超然的生活，那是何等的幸福呀！智識學問如要休養，閒逸的老年是最好不過的了。斯奇皮歐，你的父親的朋友加優斯加魯斯（註四）一生從事於衡量天地。時常夜晚繪圖，不知不覺的朝陽東上；時常清晨工作，不知不覺的暮色蒼茫。他多麼高興的預先告訴我們日蝕月蝕。還有許多人從事於較不精確之工作，但仍需要敏銳之思考，其快樂又復如何？奈維烏斯著卡台基之戰，柏勞特斯（註五）著野人與欺騙，是何等快樂！我還見過老年中之梨維烏斯（註六）他在堪多與圖

地坦諾斯做執政時已寫成一劇，那是在我生前六年，但是我到成年的時候，他還活着。普伯里烏斯梨奇尼烏斯克拉索斯對於教會法與民法之熱心，以及前幾天選爲主教的普伯里烏斯奇皮歐，我怎樣的表揚他們的工作呢？上面提到的幾個人年紀老了之後，而工作不懈。還有馬爾克斯開台格斯，被恩尼烏斯稱爲「雄辯之精華」，年老之後於公開演說時是何等激昂！宴會遊戲婦人之樂那裏能和這些人的樂趣相提並論？他們的樂趣是學問的熱心，對於有智慧與訓練的人，這種熱心是與年俱進的。所以前面引過的梭龍的詩句，說他年老而學問日進，那的確是有道理的；人的最大的快樂當然就是心靈的快樂。

(註一)「午後宴會」指 *Tempestatis convivium* 而言，因提早宴會時間，即是縮短工作時間，放蕩之意也。

(註二)宴會有法席 (*magisteria*) 及稱 *Rex convivii* 或稱 *Arbitor libandi* 由在座人抽籤選定領導作樂。

(註三)圖爾皮歐 (*Turpio*) 爲卡圖時最著名之演員及劇院經理，常演特倫斯之劇。

(註四)加魯斯 (*Galus*) 於紀元前一六六年爲執政，長文學，尤擅天文。在一六八年 *Pydna* 之大戰前，他預言將

有日飽，於是得鎮服軍士之迷信的恐怖。

(註五)柏勞特斯(P. Laetius) 生於紀元前二五四年，卒於一八四年。三十歲時始寫劇，據說共作一百三十齣，但只有二十一齣確係他的手筆，現僅存二十齣。

(註六)梨維烏斯(Linus Andronicus) 約生於紀元前二八五年。原為希臘人，被羅馬擄獲為奴。後被釋，以教授希臘拉丁為生，曾譯奧法綏為拉丁文，於二四〇年以希臘材料寫成拉丁劇，為羅馬文學之紀元。

十五

我現在來談農田的樂趣，我從這裏得到無限快感，這種樂趣不因老年而稍減，並且我還覺得是最適宜於哲學家的生活。因為這種快樂是和土地有關係的，如向土地銀行存款一般，永遠不能拒絕提款，並且除成本以外還要支付利息，有時利率低些，平常利率總是高的。但是我所享樂的不僅是收穫，我也喜歡土地本身，土地的性質與力量。翻鬆過的土泥把播散的麥種遮蓋了——（拉丁文「耙耕」一字原是「藏蓋」之意）（註一）——把種子擁抱得溫熱了，種子便膨脹了，種子裏面便鑽出一片青葉，有鬚根支持着，漸漸成熟，便挺立在一根有節的幹上，有葉鞘包着，恰似剛長成年一般；從葉鞘裏伸出來之後，麥種便出現了，上面有排列齊整的麥粒，還有尖銳的柵欄，防禦小鳥的侵害。

我爲什麼還要提起葡萄的起源，種植，和生長呢？我要你們知道我老年的快樂與消遣的情形，栽種葡萄使我得到無窮的喜悅。有許多東西完全憑藉了土地的力量而生長的，一顆無花果

的種子，一粒葡萄子，或其他果實樹木的種子，都能長成豐大的枝幹，這一切我可以不必提了。但是槌形切枝，接幹，分移，壓根，這不是很可以令人驚異悅心的嗎？葡萄的本性是下垂的，若沒有東西支持便要落到地上，但是生了無數手指一般的鬚，抓住支持的東西便立起來了；精巧的園丁怕他到處攀繞，怕他蔓延太遠變成荒蕪，便用刀子加以修剪。早春時候，每個枝條的關節處長出一個萌芽，受了土地的濕氣和陽光的薰炙，便日見滋長；最初雖然味苦，等到熟後轉變為甜；濃密的葉子包圍着，既不缺乏相當的溫度，復不虞陽光的直曬。請問還有什麼東西更美味，更美觀？

我所喜歡的並不僅是葡萄樹的實利，他的本質與栽種也是有趣的；排列齊整的棚柱，頂上還有橫梁，枝條的繫細，壓枝的手績，冗枝的修剪，何者宜剪何者宜留，——這全是有趣的。

土地之所以豐饒，由於灌溉，掘溝，與不時的耙耕，這何必要我說？在我的論農業的書裏已經提過的肥料的利益，又何必要我再說？但是關於這一件事，海西奧德在寫他的農業書時卻一字未提。但是荷馬，我以為比他早生好幾代，描寫過拉哀爾台斯（註二）因思念兒子遂以耕田施肥料自遣。農夫的樂趣也不限於穀田，草場，葡萄園，森林，他們也歡喜花園，菓園，牧牙養蜂，以及各種

花卉不但栽種有趣，接枝也有趣，那實在是農事中最巧妙的一件工作。

(註一)此是西塞羅之錯誤，誤以爲 *occecatum*, *ocatio* 二字爲同出一源，實則 *ocatio* (絕耕) 一字源出 *occa*，意即「把」也。

(註二)拉拔爾古斯 (*Laertes*) 爲荷色佳王，與透西烏斯之父。

十六

我還可以繼續講鄉野生活的美妙，但是我覺得已經講了不少。但是要請你們原諒我，我對鄉野生活是太熱心了，不免有點忘形；並且老年人的性情是喜歡多說話，——我這樣說當然不是要遮掩一切的缺點。曼尼烏斯、枯里烏斯、烏斯戰勝薩姆尼姆人、薩必諾人和皮魯斯以後，便度鄉野生活，以娛暮年；他的別墅離我的很近，我每次看見他的住所便無限的欽敬這個人的樸素和他的老年的精神。枯里烏斯坐在家裏火爐旁，薩姆尼姆人給他送來一大堆金子，他鄙夷的拒絕了這個饋贈；他說：『我覺得擁有金子不算光榮，能統轄那些擁有金子的人纔算光榮。』你們想這樣偉大的一個人，在老年能不快樂嗎？

話說得遠了，再回來談到農事。古時的元老院議員（即「老人」之意）都有住在鄉下的；因為相傳陸奇烏斯、昆提烏斯、金那特斯（註一）就是在耕田的時候，知道被選為總執政，於是命令他的副官加優斯、塞維里烏斯、阿哈拉以陰謀稱帝的罪名捕殺斯普里烏斯、邁里烏斯。

(註二) 枯里烏斯及其他老人都是由農舍裏被傳喚到元老院去的，所以傳達這消息的公人就叫做「旅行者」。(註三) 像這樣的老年人以耕田自娛，可有什麼可憐憫的呢？我是覺得農人的生活最幸福，因為不但農人的職務有益人類，並且農人生活本身是美妙的，有所收穫可以養育人生，亦可以禮敬神明。既然有些人喜歡物質的享樂，所以我也提到這一點，以示我並不反對娛樂。勤能的店主，在貨倉酒窖裏總是藏滿油酒雜貨，他的農舍裏也是豐盛的貯着豬肉，羊肉，山羊肉，鷄鴨，牛乳，乳酪，蜂蜜。還有花園，農人認做是「次要的醃豬排」，暇時獵獸捕禽，可以使這些食物更加味美。

關於草場的青綠，樹木的整齊，葡萄園與棕櫚叢的美，我何必多說？我簡單的說罷。耕田得方便最有用最美觀；老年享受田園之樂不但毫無障礙，並且特別相宜。老年在什麼別的地方可以找到更良好的陽光或爐火，或在夏天找到溪邊蔭下那樣的涼爽？讓他們利用他們的武器，馬匹，槍枝，劍柄，游泳，賽跑，給我們老年人留下「骰子」好了。把骰子拿去也可以，老年人沒有骰子也能快樂的。

(註一) 金金那特斯 (Cincinnatus) 羅馬史神話時代中人物。

(註二) 邁里烏斯 (Marius) 爲官民於荒歉之季，廣圍食糧以廉價散施貧民，或竟不索值，稱當局惹，故藉詞殺之。

(註三) 拉丁文 爲 *Vitiores*。

贊諾風（註一）的著作是很淵博警闊的，我願你們勤加研讀。他的那部經濟家、討論家產的調處，裏面對於農事的讚美是何等熱烈呀！爲要你們知道贊諾風是以爲農務乃最合帝王身分的事業，我記起這書裏有一段故事，是梭格拉底斯與克里陶布魯斯談話中講的。一位波斯王奇魯斯，出名的聰穎，號爲賢君，有一個頂勇敢的斯巴達人里桑德爾攜帶着聯軍的禮物到薩底斯來謁見。奇魯斯盡禮的款待來賓，特請他參觀一個精美的花園。里桑德爾讚嘆樹木的雄壯，行列齊整，土地修潔，百花芬芳四溢，最後說道：「我不但驚服這種佈置之佳，我還佩服設計的那個人的匠心。」奇魯斯回答說：「就是我設計栽種的；布置排列全是我的成績，有些樹還是我親手栽的。」里桑德爾凝視着國王的紫袍，豐采堂皇，服飾裝着無數金子和寶石，說道：「奇魯斯，怪不得人們說你幸福，因爲你又有倖運又有美德。」

老年人是可以享受這種倖運的；許多事業並不因年老而生阻礙，尤其是耕田一項，老年人

可以從事以至於死。例如，傳說瓦雷利烏斯考爾維奴斯（註二）晚年就是住在鄉下耕田，繼續這種生活。一直到他的一百歲。他第一任執政與第六任執政之間有四十六年的距離。所以我們的祖先所認爲的「老年」開始之後，他纔過他的尊榮的生活；他的一生最後一段比中年還快樂，因爲他的聲勢較大而勞苦較少。

聲勢是老年最高的光榮。陸奇烏斯、開奇里烏斯、美台魯斯的聲勢多麼大！奧魯斯阿提里烏斯卡拉提奴斯的聲勢又是多麼大，他有這樣的一個墓銘：

「睡在這裏的人，大家都說：

他是全國最優越的一個人。」

這墓銘全文之所以爲人傳誦，正因爲這墓銘是在他的墓上。大家對他的譽揚是一致的，他的聲勢真可以說是大了。主教普伯里烏斯克拉索斯和他的繼任者馬爾克斯來皮杜斯都是何等大人物！鮑魯斯，或阿非力加奴斯，或纔說過的馬克西木斯，還要我再說嗎？這些人不但是在表示意見的時候是有權力，隨便點點頭都是有力量的。享受尊榮的老年，聲勢煊赫，比起青年時的一切

娛樂是有價值得多了。

(註一) 贊諾風除歷史作品外，尚有三篇小品，論耕田，論養馬，論獵符。經濟家 (Economists) 一書係以對話體寫成，以薩格拉底斯及克里陶布魯斯爲對話者。

(註二) 考爾維奴斯 (Cornelius) 於紀元前三四八年爲執政，於二九九年第六次爲執政，中間共四十九年，非四十六年，四差羅誤。

十八

但是你們要記住，我所讚美的老年，完全是指着在青春打得好基礎的老年而言。所以凡是需用言辭辯護的老年，那一定也是一種狼狽不堪的老年——這話該是大家都承認過的。皺額白髮並不足以忽然毀壞一個人的聲勢；光榮的一生在終了時養成聲勢的結果。有許多事雖然瑣細，不關重要，然而也正是榮譽的徵記——受人敬禮，被人求見，令人避讓，使人起立，有人陪伴過街，夜晚護送回家，並有人徵詢意見——這是我們奉行惟謹的儀節，其他風俗良好的國家也莫不皆然。我方纔說過的里桑德，據說也說過在斯巴達老年最受尊視，因為沒有地方比斯巴達更尊敬老年的了。例如，相傳有一老人走進亞典劇場，亞典人衆沒有人起來讓他座位；但是他走到斯巴達人的座位的時候，他們是有特定的座位的，因為他們是客，他們全體立起來了，請他入座。觀衆不斷的喝采，有一個斯巴達人就說了：「這些亞典人知道什麼是禮貌，但是自己不去行。」

我們的「卜人院」也有許多很好的風俗。我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在辯論時依年齡之長

幼定發言之先後，雖官職較高，或竟是最高當局，亦須讓年長者有優先權。有什麼身體上的快樂，可以和這樣德高望重的報酬相比？善用這種報酬的人，就和技巧的演劇員一般，排演人生的戲劇，至終不懈，而無訓練的演員到最後一幕纔疲倦潦草。

有人說老年乖謬易怒，多煩惱，難伺候；並且吝嗇。但這是人品的短處，不是年紀的短處。性情乖謬及其他的短處，也是有理由的，雖然理由不充分，卻也是可以令人承認的，那就是老年人自以為被人鄙視輕藐的原故；並且身體孱弱之後，最輕的打擊也要使人苦痛。不過人若有好的品格和教育，這些短處都可以改善的，這種情形實際上是有的，尤其是兩兄弟（註一）一劇中的那兩兄弟，更是好例證。兩兄弟中，一個的脾氣是何等尖刻，一個有何等和平，所以真象是這樣的，並不是每種酒都會變酸，所以也並不是每人的性格到老年就都變酸。我贊成老年人要嚴厲，但是須要和別種事業一樣有節制；但是乖戾，我不贊成。至於老年貪吝，我真不知其是何居心，一個旅行者快走到路盡頭而還願加重他的行囊，天下還有比這更蠢的事嗎？

（註一）兩兄弟（Adelphi）係特倫斯（Terence, 195-169 B. C.）作劇。

十九

現在還有第四個理由要討論——這好像是最足以使我們老年煩惱的——離死已近；實在離死是不遠了。一個老年人活了一世而還不知道死是無足重輕，這個人是多麼可憐！死是不足介意的，假如死能毀滅生命；死也可以說是可愛的，假如死能領導靈魂到永生的境界。此外當然沒有第三條路。我死後或是幸福，或不是不幸福，那麼我又有什麼可怕呢？一個人縱然年青，能夠糊塗到那種地步，以為確有把握到晚上準還活着嗎？不，青年比老年還更容易遭受死亡的變故；青年容易染病，他們的苦痛格外劇烈，其醫療格外困難。所以很少人能活到老年，若是情形不如此，人應該更聰明更良好的享受一生了。老年人最富於理性與判斷，老年若沒有這些特點，國家也就不會存在了。

我再回來談到迫臨着我們的死。青年也會死的，這怎能算是老年的缺憾呢？死是對於任何年紀的人都常有的，這點道理自從我的愛子死後我完全相信了，你也應該相信，斯奇皮歐，你的

兩個兄弟正在有希望獲得國家的最高的尊榮的時候短命死了。(註一)你們也許說，青年人希望活得長久，而老年人沒有這個希望。這樣的希望是傻的，以不定之事認做有定，以錯誤當做真理，這不是最傻不過的事嗎？又有人說老年連可希望的事都沒有了。但是老年還比青年幸福，因為青年所希望的，老年都已得到了；青年希望活得長，老年已經活得長了。

天哪！人生中有什麼是可以長久的呢？假使有頂長的壽命，能活到塔台蘇斯（註二）的國王那樣的年紀——我從作品裏得知卡迪茲地方有一個人名叫阿岡陶尼烏斯，做了八十年的國王，活了一百二十歲——但是竟有一個終點，我覺得算不得長；終點到時，一切都消滅了；只有善行的果纔能長留永在。年，月，日，時，都過去了，不能復返，至於將來，是我們所不可知的，所以我們活著的時候無論有多麼長久，我們要知道吧。

譬如戲劇演員，只要在演自己那一部分的時候得到觀衆激賞便够了，用不着每幕都出台；所以聰明的人也用不着停留在人生的舞台上，一直等到最後的幕落。(註三)短短的一生也是夠體面的過活；若是壽命稍長，我們也不該比農夫更感悽愴，因為青春已過，夏秋將至。春天是青

年的象徵，對於將來的結果是抱有希望的；其他的季候是用做收集果實儲藏收穫的。

老年的收穫便是從前努力所得的幸福的迴憶。並且，凡是合於自然之道的全是好的；人老而死，還有什麼比這更自然？但是同樣的命運也會降到青年身上，雖然這是極與自然抵觸的。所以一個青年的死，常時使我想起烈火被巨浪撲滅；而老年人的死，則是不藉外力的自行消滅，因為燃料竭了；恰如蘋果青時，從樹上摘下來是費事的，但是熟了自然落地，所以死對於青年是暴奪，對於老年是成熟。我覺得成熟之死是快樂的，所以我越走近死，我越感覺到如同一個人長期航海之後終於望見土地快要回到家鄉港裏。

(註一) 愛美里烏斯鮑魯斯的兩個兒子，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歲，十二歲的在鮑魯斯戰勝馬其頓王五日前死，十四歲的在戰勝後三日死。

(註二) 塔古蘇斯 (Tartessus) 在西班牙南部，其主要城市為卡迪茲 (Cadix)。

(註三) 原文 *parvitas* 一字，原是「嗚采」之意，但照例每劇終尾總以此字結束，故實即「幕落」與「終點」之意。

老年沒有固定的期限，所以老年可以善用他的生活，只消他能盡他的相當的責任而不怕死。因此老年可以比青年更活潑勇敢。暴君皮西斯特問梭龍道：「你何所倚恃，竟這樣勇敢的反抗我？」梭龍回答說：「老年。」人最好是在頭腦清楚感官健全的時候死，「自然」拼湊成的一個人，仍相「自然」來拆散。建築家親自建築的房屋或船，他自己拆起來是很方便的，所以「自然」來拆毀她自己的創造物「人」也是極合適的。新建的房屋是不容易摧毀的，但是經過風吹雨打的老屋子是容良坍下來的。

所以老年人既不該過度的留戀殘生，亦不應無故犧牲他的生命。（註一）皮塔高拉斯命令我們若不經我們的官長上帝的命令，不可輕易拋棄我們在生活上的崗位。智者梭龍有過一聯詩句，表示他不願在死時而無友朋哀悼。我想他是願意朋友對他親愛的意思，但是我以為恩尼烏斯說得更好一些：

「誰也別用眼淚向我敬禮。」

或是圍着我的棺架哭泣。」

他以爲死後便是永生，所以死不是該被哀悼的一件事。

死的時候也許是有一種感覺的，不過那是很短的一刹那，尤其是老年人；死後的感覺是快樂的，或竟沒有感覺。但是在青年時就要練習做如此想，纔能對死不介意，若沒有這種練習，沒有人能有寧靜的心境。我們是一定要死的，說不定就許是今天晚上。死是隨時環伺着我們，所以若是怕死，心裏如何能够安寧？關於這一點用不着長篇的討論，當我想起十一不是爲解放國人而被害的陸奇烏斯布魯特斯；也不是那視死如歸的兩位德奇烏斯；也不是那離家受苦以維持對敵人的信義的馬爾可斯阿提里烏斯來格魯斯；（註二）也不是那兩猶以身體去阻擋卡台基人進軍的斯奇皮歐；也不是斯奇皮歐，你的祖父陸奇烏斯鮑魯斯，他在卡奈暴動時犧牲了性命贖同僚失職之罪；也不是馬爾克斯馬開魯斯，（註三）即是他的最殘酷的敵人也不能不厚禮葬他；——而是當我想起了我們的軍隊，我在我的古史裏已經記載過，羅馬軍隊時常快樂的勇敢的

走進自知不能生還的死地，所以青年人都怕的一件事，不但是沒受過教育的人不怕，鄉下蠢夫也不怕，而有學問的老年人反倒會怕了麼？

至少我總覺得，做事貪的人纔貪生。有許多事是童年時做的，青年人可覺得留戀嗎？青年也有青年做的事，成年的中年人需要做嗎？成年人也有許多事是老年所不要做的。最後有些事是適於老年的。所以早年的快樂與事業有消逝的一天，老年的快樂與事業也有消逝的一天；到了這一天這個人的生活算是滿足了，死的時機算是成熟了。

(註一) 斯多亞派思想認為在某種必要的情形之下自殺是合理的。

(註二) 萊格魯斯 (M. Atilius Regulus) 兩度爲執政，被卡古基所捕獲，遣回羅馬交換俘虜，但他勸元老院毋行交換，自甘情願的仍照原約回到卡古基爲囚。

(註三) 馬開魯斯 (M. Claudius Marcellus) 五度爲執政，屢著戰功，號爲「羅馬之鎗」，後遇伏死。

二十一

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們我對於死的感想：因為我離死較近，所以看得較清。斯奇皮歐，你的父親，還有賴里烏斯，你的父親，兩個頂超卓的人，都是我的好友，我相信他們兩是都還活着，並且只有那樣的活着纔配稱做生活。我們被關在這肉體的牢獄裏的時候，我們是迫於不得已而勞苦工作，因為我們的靈魂本是天上的東西，降落地下，當然不合於其神聖而永恆的本質。但是我想上天所以驅使靈魂入於肉體，正是要有人料理這個塵世，同時再以天上的風光貫徹到人生裏來。我並非完全是靠了理性與推論纔得到這個信仰，我還是根據了第一流的哲學家的權威與聲望呢。

我常常聽說皮塔高拉斯及其門徒，——他們可以說是我們同國的人，因為從前他們也號稱爲「意大利哲學家」(註一)——從不懷疑我們的靈魂是「普遍神心」所分出來的。蘇格拉底是阿波羅神壇所認爲最有智慧的人，他在死前一天發表過關於靈魂不死的議論，我也研

究過了。何必還多說？這是我的感想，這是我的信仰，——靈魂既是如此迅急活潑的東西，能記憶過去，能推測未來，能通解藝術科學，能有如許之發明，既如此之廣大無邊，其本質一定是死不了。靈魂既是永久活動，並且是自動，所以靈魂也永遠沒有終止，因為靈魂不會拋棄其本身。靈魂既是純粹而無雜質或異質攙於其間，所以靈魂也永遠不會分散，既不會分散，當然不會消滅。小孩子學習很難的事物，很快的就學會了，好像是不是初次學習，而是喚起過去的記憶一般，這就是絕好的理由證明人的許多知識是在有生以前就有的。這大致也是柏拉圖的遺教。

(註) 皮塔高拉斯在意大利南都之克羅托拿講學，故名。

二十一

贊諾風的書裏也記載過，(註一)大奇魯斯臨死時說過這樣的話：『親愛的兒子們呀，你們不要以為我離開你們之後便不存在了。我和你們在一處時，你們看不見我的靈魂，但是你們看我所作的事業，可以知道我的肉體裏是有靈魂的。所以你們還要繼續相信我的靈魂是還存在，雖然你們看不見。名人死後也就沒有美譽了，假如他的靈魂不能使我們繼續追念他。我從來不相信靈魂在軀殼裏面便是活的，離開軀殼便是死的；我也不相信靈魂離開那本不能思想的屍身便不能思想，我以為靈魂脫離肉體之後，便更純粹光明這纔能說是有智慧。人死之後，肉體各個原質消滅到什麼地方去，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肉體原來是什麼物質組成的，死後還歸到那種物質去，惟獨靈魂是看不見的，在軀體裏的時候不可見，離開軀體時仍不可見。並且死是最像睡眠；身體睡眠的時候靈魂纔能最清晰的表現它的神質；因為靈魂在自由而無桎梏的時候便能查知未來的事物。所以靈魂離開肉體的桎梏之後的情形，我們可想而知了。假如我說的不錯，

你們要追念我如追念神一般。在另一方面，假如我的靈魂與身體同朽，你們是敬神的，奉神爲宇宙主宰，你們也該以親愛虔誠之意來紀念我。』

（註一）引自“Oxyrhynchus”，卷八，西塞羅未引原文，只錄其大意。

二十三

以上是垂危的奇魯斯的見解。假如你們願意，我說說我的罷。

斯奇皮歐，你的父親鮑魯斯，或你的兩個祖父鮑魯斯與阿非利加奴斯，或阿非利加奴斯的父與叔父，或其他的名人，無須列舉，這些人若不是知道後人會紀念他們，誰也不能令我相信他們會做下那些令後人景仰的豐功偉績。我說句老年自誇的話，我若是知道我的名譽是以這塵世一生為限，你們想我肯在國內國外不分晝夜的勤勞嗎？我與人無爭的過一個逍遙平靜的生活，豈不更好嗎？但是我的靈魂總是敏捷的向着後世展望，好像是明明知道靈魂一離開生活之後便可自由生活。如其靈魂不是不死的，那麼一般偉人便不該努力去求不死之光榮。但是最聰明的人能最從容的去死，最蠢的人最捨不得去死，這又是怎麼解釋呢？這就是因為聰明的人有銳利遠大的眼光，知道死後靈魂要到一個更好的國土，而蠢的人眼光混濁，什麼也看不見，這道理你們還不明白嗎？

斯奇皮歐，我現在很想見你的父親，還有，賴里烏斯，你的父親，他們都是我所敬愛的；我不但想見我認識的人，凡我所聽說過的，著作經我讀過的，我都想見。我動身去見他們的時，當然沒有人能容易的把我拉回來，或如一個排里阿斯（註一）一般把我養一回。無論那個神仙允許我返老還童，重新在搖籃裏去哭，我也要嚴加拒絕；因為我在跑場上跑過之後，便不願再從終點被召還到起點。（註二）因為生活可有什麼好處——或者說，什麼麻煩是生活裏所沒有的？即使認定生活有很大的好處，但亦必永無滿足與結局。我並不如一般人，甚至有學問的人那樣，咀咒人生；我既生了，我也不悔，因為像我這樣的過了一生，也不算是虛此一生了，我離開人生好像是離開旅館，不是離家。「自然」所給我們的，是一個暫住的旅館，不是久居的。

啊那光榮的一日啊。我若能去和天上靈魂相聚，而離舍這個罪惡爭擾的世界，因為我一旦死去，不但可以去和上文講過的人去厮會，還可以去見我死了的兒子卡圖，他是人間最好最孝的一個人。我的身體應該是由他來焚化的，但是我卻先焚化了他的身體；但是他的靈魂必不遺棄我的，必定是先去到了那個他知道我早晚也必去的地方。人們說我勇敢的忍受了兒子的死，

我並非是心裏不難受，實在是我想到我們的離別必不甚久，所以時常得到安慰。

爲了這些理由，斯奇皮歐，所以我不覺老年煩惱（因爲你們說這是使你們驚訝的），不但不以老年爲可厭，並且還覺得幸福。如其我認靈魂不死是錯誤的，我情願這樣錯下去，不願在活着的時候將這使我快樂的錯誤強奪了去。但是如其我死後便無感覺（如一般小哲學家所說），那麼我也不必怕那些哲學家死後訕笑我了。假如我們的靈魂不是不死，那麼在相當時期死去也是很好的事。一切事物，「自然」都給予一個界限，所以生活也有界限。並且，老年是人生最後一幕，我們已經活夠了，再活下去就要厭倦了，我們也應該逃去纔是。

我的朋友們，這便是我對於老年的見解。願你們都能活到老年，便能以經驗來證實我所說的話的真理了。

（註一）米底阿（Macten）爲著名巫者，曾刀割仲孫（Jason）肉體爇之，使返老還童。排里阿斯之女，亦依米底阿之

愈割爇之，結果慘死。西塞羅將此兩段故事混爲一談，故誤。

（註二）拉丁文「起點」爲 arches 其意乃一排小盾，約十二間，內藏駕馬之賽車，賽令一下，奴隸開門，則衆車飛奔而出。「終點」拉丁文爲 calce 意爲「粉線」，所以示終點也。

論友誼

譯者序

論友誼一文約作於紀元前四十四年之秋季。確期已不可考。此文也是獻給阿蒂克斯，詳見前篇序。

在紀元前九十年，西塞羅年十六歲，他的父親引他贊見卜人斯凱渥拉，學習羅馬法律。於十八年之際，羅馬內戰起，在這個時候羅馬老法家斯凱渥拉把當初賴里烏斯向他談過的關於友誼的話講給西塞羅聽。而賴里烏斯的議論又是從斯奇皮歐阿弗里加斯兒子那裏聽來的。本文談話的時候是紀元前一二九年，正在斯奇皮歐死後數日。談話者共有三人，即是賴里烏斯和他的兩個女婿，一個是斯凱渥拉，一個是范尼烏斯，斯凱渥拉生於紀元前一二一年，活到八十八歲，博學善辯。范尼烏斯比他稍長，但娶了賴里烏斯的少女，著有羅馬史。

篇中引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之處甚多，又據說西塞羅寫此文時所最借重的是提歐弗拉斯特斯的一部共有三卷的論友誼的文章。惜該文現已失傳。無論如何，西塞羅論友誼之

西塞羅文錄

詳盡透徹，是古今所沒有能比擬的了。

卜者昆特斯木奇烏斯 凱渥拉常常很精確的很有趣的講述他的岳父加優斯賴里烏斯的故事，並且每次講到他，總喚他做「哲人。」我自從成了的時候，（註）我的父親就把我送到斯凱渥拉那裏去，只要他願意，我便永久的，不離這老人的身畔。他的深邃的意見以及簡練的言談，我常暗自習誦，很焦急的想藉他的學問增進我的智識。他死了之後，我又追隨主教斯凱渥拉。此人我認爲是在學問品行上都是全國最傑出的人。這是後話，現在先說那位卜者罷。

我記得他一生許多的事情，最可紀念的是有一天他坐在他的半圓椅上，只有我和他的幾個親近的朋友伴着他，他偶然提起了一件一般人都正在議論着的事。阿蒂克斯，你和普伯里烏斯 蘇爾皮奇烏斯是很熟的，你應該記得罷，護民官蘇爾皮奇烏斯與執政委員昆特斯 邦沛依烏斯互相齟齬，拋棄了多年友誼，成爲死敵，這消息傳出之後，人民是何等的驚訝憤慨呀！斯凱渥拉這一天偶然提起了這件事，於是便講給我們聽，當初賴里烏斯對於「友誼」的議論，那是於阿弗

里加奴斯死後數日向他及另一女婿加優斯范尼烏斯（馬爾克斯之子）說的。這一段議論我大致都可以背誦了，現在我自由的撰做爲這一卷書；我使書中人物自己現身說法，免得重複的說明「我說」或是「他說」等等字樣，並且可以表現出他們親自發言的神情。你屢次要求我寫一點關於友誼的文章，我也覺得這題目頗值得一般人的研究，而又切合於我們兩個的私交。所以我很願意答應你的請求，公之於世。我在寫給你的那卷論老年的大卡圖裏，曾把卡圖老人當做主要的發言人，因爲我以爲他是最適宜於談論老年的一個人，他自己是很老了，並且比任何人都更有亨通的老運；我們既然聽祖上傳說加優斯賴里烏斯與普伯里烏斯奇皮歐是有親密的交情的，所以我覺得賴里烏斯是一個最適宜於講解友誼的人，而他的議論又正好是斯凱渥拉所領教過的。這種談話體裁的文章，借重古人，並且古代名人，也可以使得文章更有力些。我讀我的那卷論老年的時候，就覺得是好像卡圖在說話，而不是我自己。在那卷書裏我寫的是：一個老人對另外一個老人談論老年；在這卷書裏我要寫的是一個親愛的朋友對一個朋友談論友誼。在前書裏發言者是卡圖，在當時很少人比他年紀大，比他更聰明；在本書裏談論友誼的是

賴里烏斯，他是一個有智慧的賢者，出名的有過光榮的友誼。請你心裏暫且忘掉我，只當做是賴里烏斯在講話。現在是阿弗里加奴斯死後不久，加優斯范尼烏斯與昆特斯本奇烏斯凱渥拉來到他們的岳父家裏，他們開始談話，賴里烏斯作答，他的全部談論是描寫友誼的，你讀下去的時候，你一定可以看出你自己的寫照。

(註) X, "Foeni Tituli" 成人之是種也，羅馬慣例十四歲後以青年始著之。

一一

范尼烏斯：賴里烏斯，你說的不錯；因為實在是沒有人能比阿弗里加奴斯更優越著名了。但是你要注意，現在世人是對着你注目，認你為智慧的「哲人」。最近（註一）這個徽號是給了馬爾克斯卡圖，而當初在我們的父親的時代，陸奇烏斯阿奇里烏斯號稱為「哲人」，但是這兩人是不同的。阿奇里烏斯是因為精通民法，卡圖是因為經驗宏富，並且許多次在元老院裏和法庭裏表現出敏銳的遠識，堅強的行為，鋒利的答辯，所以到了老年纔能獲得「哲人」這個姓氏。但是你呢，一般人稱你為「哲人」，是另有原故的，不但是因為你有智力與品行，而是因為你受過好的教育，他們把這個名詞應用到你的身上，不是像一般愚人那樣亂用的，是像那些有學問的人那樣謹慎的用的。在這種意義之下，全希臘也不過只有一個人配稱做哲人。（註二）這個人是經阿波羅的神諭判為「最智慧的哲人」——仔細的批評家都不承認當時所謂的「七賢」。

已來決定，並且美德優於一切財富。所以常常有人問我，大概也問過你，斯凱渥拉對於阿弗里加、奴斯之死，你是怎樣忍受的？這一問也是當然的，因為上月初七（註三）我們卜者照例的在布魯特斯的鄉下家裏開會，你沒有到會，而你平常一向是留心準時到會的。

斯凱渥拉：賴里烏斯，確是像范尼烏斯所說，也有許多人問我，我是根據我的觀察來回答的，我說你對於這位名人而兼密友的死去，是頗能節哀的，你當然不能不哀慟，因為那未免太不合於你的懇摯的天性；不過你所以沒有到卜人院的例會，那是爲了病，不是爲了悲傷。

賴里烏斯：你回答得很好，斯凱渥拉，並且很確實；因爲我身體好的時候絕不會曠誤我的職務，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也絕不會荒廢他的職務。范尼烏斯，至於你所說的大家誇獎我的那些優點，我却不敢自承，亦不敢希冀，我只銘感你的好意；不過我覺得你對於卡圖的讚美還嫌不夠似的。我以爲較佳的觀察是世界上最沒有聰明人，如其有的話，那便是他。別的證據不必講，只看他對他的兒子的死是如何忍受的！（註四）我記得鮑陸斯，我也見過加魯斯，他們的兒子是在幼時死的，而卡圖的兒子是在中年並且已享有名譽的時候死的。所以，即是你所說的阿波羅所

判爲最智慧的人，你也不要把他看做在卡圖之上。因爲一個是品行出來，一個是言語超羣。至於我自己，請你們靜聽我的話罷。

（註二）卡圖死於紀元前三四九年，被范尼烏斯所謂「最近」實三十年前也。

（註三）即蘇格拉底斯。

（註四）原文以 *Quintus* 即羅馬歷法三月五月七月十月之初一及塞佛魯斯之初一五日爲卡圖大說會之期。

（註五）西塞羅讚美蘇格拉底斯的交誼，但爲本文一半半前塞獨女死，卻極極悲傷。

假如我說斯奇皮歐之死沒有使我怎樣的悲傷，智慧的人們當然可以判斷我的這種行爲是如何的正當，但是我實在是說謊了。這樣一位永不能再有的朋友的死亡，使我很受感觸；這樣的朋友在以前也是唯一無二的。不過我也有救濟的法子，因為我有一種安慰，普通一般人因喪失朋友而悲憤的那種錯誤，我是沒有的。因為斯奇皮歐死了不會受罪的，他死了只是苦了我，爲自己的苦楚而十分的悲傷，那簡直是表示不是愛朋友而是愛自己了。

誰能否認他一生都是順利的？除了長生不死之外——這也是他絕不會起的念頭——那一樣凡人類所該願望的事他沒有做到？他在童時聰慧絕倫，已爲國人所屬望，後來果然在青年時候便飛皇騰達，超出了國人的預望。他從不競做執政，但曾兩度被選，第一次被選是在他沒有到法定年齡之前，（註一）第二次是在對於他適宜的時候，而爲了國家設想，這第二次又太晚了。（註二）他罹陷了爲國家勁敵的兩座城池，於是不但結束了當時的戰爭，並且防止了後來的

戰爭。他的和藹的態度，對母親的愛，對他的姊妹的慷慨，（註三）對族人的慈愛，對國人的公正，這還用我說嗎？這是你們知道的。從他的殯葬時的哀悼的情形，便可知國家是何等的倚重他。那麼，他即使再多活幾年，又能多能些什麼呢？老年固然並不使人難堪——我記得卡圖死前那一年對斯奇皮歐與我談話中是這樣主張的——但是多少要減少一點斯奇皮歐至死不變的那種英銳之氣。

所以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伴運與名譽都不能再增加什麼了；並且他的暴死還可減去死的感覺。他的死狀是很難講的，你們知道一般人是如何猜測。（註四）不過我可以說，在他一生許多的快樂的日子當中，無日不在熱烈的羣衆擁護着，而頂快樂的一天却是他死前的那一天，那天元老院散會之後，送他回家的有元老院的議員，羅馬民衆，和拉提烏姆的人們，所以他是從人間極樂的境界突然的超昇到天上，而不是降落在陰間。

（註一）斯奇皮歐於紀元前一四七年初選爲執政時，年三十八歲。

（註二）斯奇皮歐又於一三四年被選爲執政，使圍攻奴曼蒂亞，羅馬與師八年不利，至是始告凱旋。

(註三)斯奇皮歐的母親被離婚，斯奇皮歐遂以其繼承祖母所遺之產業奉其母，後母死，又轉贈其姊妹。

(註四)斯奇皮歐爲反對土地法在元老院與卡爾波作劇烈辯論，後，羣衆擁之歸家，翌晨死於床上。西塞羅認作是

卡爾波謀殺的。

四

近來有人說靈魂是與身體同時死的，一切的東西都能被死所消滅，這話我不贊成。我相信舊時的主張：或是我們祖先所主張的，他們很注意祖先崇拜，如其他們以為那些儀式對死者完全無關，他們必定不做那種舉動。我也信古代哲人所主張的，（註一）他們住在這個國土裏，宣達教化到大希臘，可惜現在這個學派完全絕傳了。我也信阿波洛神諭認為最智慧的那個人所主張的，他對一般的問題雖然有時這樣主張，有時那樣主張，但對於靈魂是神聖的這一點是始終一貫的，靈魂離了軀殼便可以歸到天府，如其靈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的順利的昇天。這些主張是我確信的。

斯奇皮歐也是同此信仰，因為他在死前數日，當着非魯斯，曼尼里魯斯，還有幾個別人，（你也在那裏，斯凱溼拉，你是和我同去的，）好像預知將要死似的，囑諭國畢三天。每次談話結果總是歸到靈魂的不死，他所根據的理由據他說是：在夢中聽見阿弗利加奴斯說的。如其好人的靈

魂在死後最容易脫離肉體的桎梏，誰能比斯奇皮歐更容易昇天？所以我想若是對於他這樣的命運發生悲傷，那實在是嫉妒，不是友愛了。反過來說，如其靈魂與身體同滅，那麼死既沒有什麼好處，當然也沒有什麼壞處了。因為一個人若是失了感覺，其結果是和沒有生一樣；但是斯奇皮歐既然是已經生了，這件事實對我們應該是一件喜事，國家也應該永久的引為一種榮幸。

所以他的二生是很好了，其實我還不如他，因為我比他早生，我也應該比他早些脫離這個生活纔是。不過我回想起我們的友誼，也就覺得我的生活是快樂的了，因為我的生活是和斯奇皮歐一同消磨的，我的公私事務都有他來幫助，我和他住在一所房子裏，一同出去從軍，享受了一切的友誼的精粹，——主張相同，事業相同，意相見同。所以方纔范尼烏斯提起我的智慧的名聲，我倒不覺得因此而怎樣快樂，我本來也不配有這樣的名聲，我自己認為快樂的只是希望我們的友誼的回憶能永久存在；我非常喜歡這樣的希望，因為全部歷史裏也不過提到了三四對這樣的朋友，（註三）我希望斯奇皮歐與賴里烏斯的友誼也能在這種史蹟當中傳諸後世。

范尼烏斯：那一定是會這樣的，賴里烏斯。不過你既提起了友誼，我們今天也沒有什麼公事，我想斯凱渥拉一定也贊成，請你按照往日喜歡應對問題的辦法，給我們講解友誼的性質，和你對友誼的意見罷。

斯凱渥拉：我當然很贊成。我也正想作同樣的請求，卻被范尼烏斯搶先說了，你若答應我們，我們都很願意的。

(註一)即皮塔哥拉斯學派，起元前五世紀創於意大利之克羅托拿。

(註二)三對最著名的朋友是 Thesus and Pirithoos, Achilles and Patroclus, Orestes and

Pyraides, 至於第四對西塞羅大概是指 Damon and Pythias。

五

賴里烏斯：如其我自己覺得有把握，我是很願意談這個問題的，因為這個題目是一個很高貴的題目，並且恰如范尼烏斯所說，我們也正沒有公事。但是我是什麼人？我有什麼本領？（註一）你所提議的原該是哲學家的事，尤其是希臘人最擅長這一道，無論問得多麼倉卒他們也能談得議論風生。這是很難的一件事，需要長期的練習。所以要盡情的討論友誼這個問題，我勸你們向有那種本領的人去領教；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教你們知道友誼是人生最要緊的一件事；因為人無論在處順境或逆境的時候，友誼是最合於人性的，最有幫助的。

我認為第一個根本原則——只有好人彼此之間纔能有友誼產生。但是我所謂好人，我並沒有苛求的意思，我不像那些擅長議論的人們，他們的議論非常精細，正確但不切實際，因為他們以為只有智慧的人纔能算是好人。這一點我們本可以承認；但是他們認定智慧是一件凡人所尚未能得到的東西。（註二）我的看法是根據日常的生活經驗，不是幻想或希望。我們的祖先

所認爲智慧的人，如加優斯法伯里奇烏斯，曼尼烏斯枯里烏斯，提貝里烏斯考倫加尼烏斯，我從不信這些人之所以成爲智者是根據了那幻想的標準。所以，那些詭辯神祕的哲學由他們去講罷，只要他們承認上述諸人都是好人，那就够了。但是他們連這一點都不肯承認，他們說只有智慧的人纔能算是好人。我們還是如俗語所說「不揣謙陋」的自行解釋吧。凡是生活行爲不悖於忠誠正直公平慷慨之道，不爲感情意氣所驅使，並有堅強之品格，如上述諸人那樣，此等人我們都可認做是好人，他們的生活也可以說是好的，因爲他們是盡力之所及的順從了「自然」，而「自然」又是生活最好的嚮導。

我以爲人生於世，便自然的有一種相互的關聯，彼此愈接近則關聯愈牢固。所以同國的人就較比外國人爲親近，親戚（註三）便比生人爲親近，因爲常相接近的人自然可以產生友誼，不過此種友誼不一定是持久不變的罷了。友誼勝過親戚的關係，因爲親戚可以是沒有感情的，而友誼則決不能沒有，友誼而沒有感情便不成其爲友誼，而親戚沒有感情卻依然是親戚。並且友誼的力量之大從另一方面可以頂清楚的看出來，友誼比別種的自然所生的人類團結精神不

同，友誼永遠是以全副力量集中在兩人之間或極少數的幾人之間。

(註一)臨時命題，即能從容不迫的談論，是詭辯派學者修辭學家及新學院哲學家所擅長的一種本領。

(註二)斯多亞派哲學家所稱「智慧的人」乃一種理想，只有極少數的人，如蘇格拉底斯，庶幾近之。

(註三)原文為 *Prophetae* 亦可解做「憐人」，「國人」及「親戚」。

六

友誼的意義便是對於人事及宗教各方面完全能有一致的意見，彼此並須有敬愛之意。我以為除了智慧之外，友誼要算是天神所賦與人類的最好的東西了。有些人喜歡財富，有些人喜歡健康，有些人喜歡權位，有些人喜歡名譽，更有些人喜歡感官的娛樂。最後一種是獸類的要求，其餘的各種也都是脆弱無常的，大半要由天命來決定，非人力所可強求。有人以德行爲至善，這當然是很高超的見解；但德行即是產生友誼保護友誼的，沒有德行友誼便不存在了。我們現在用日常生活及日常語言來解釋「德行」這個字，不用一般哲學家的精確的標準和繁難的詞藻，我們把鮑魯斯卡圖、加魯斯、奇皮歐、菲魯斯都不妨認做好人，他們都能滿足普通的做人的標準的，至於事實上絕對找不到的那種完人，我們就不必談了。

上述諸人都能享受我所不能形容的友誼之利。人生怎樣纔能做到如恩尼烏斯所謂「值得過活的人生」呢，假如一生沒有知己的朋友，若能有知己的朋友，向他什麼話都可以談，卽如

對自己談一樣，——還有什麼事比這更美？你的成功怎能令你充分的愉快，假如沒有朋友和你自己一般的感覺愉快？失敗事真是難過，假如沒有朋友比你爲你自己還痛心。別種的慾念頂多只有一個單純的目標，財富不過是爲消費，權勢是爲了體面，做官爲了名譽，娛樂爲了感官滿足，健康爲了免除疾苦並發展體格；但是友誼有無數的目標，你無論走到那裏，友誼永遠在你的身邊；不爲什麼畛域的界限所阻；永遠不會不合時，永遠不會妨事。所以人生必需的『水與火』也不見得比友誼更有用。我現在講的不是普通的泛泛之交，雖然那也是有趣並且有益的，我講的是純潔無疵的在歷史上有名的那種友誼。成功能因友誼而益增其光輝，失敗能因友誼而減其苦惱，因爲友誼能分享，並能分擔。

七

友誼有許多並很大的利益，所以友誼當然比一切都有力量，能以希望之光射入前途，能鼓舞人的志氣不致墜落。並且，一個真正的朋友就等於是自己的一種影子。所以朋友不在面前，也等於是死；雖然是在面前，雖然是在富，雖然是在弱，也等於是強；更難說的是雖然死了，也等於是活着；因為人雖死了，朋友還敬重他憶念他，他在朋友的記憶中還榮耀的活着。所以死者固是幸福，生者亦有可稱讚的生活。但是你們若要把這繫縮心靈的友愛從這宇宙裏取消出去，家庭或城市便都不能存在，農業亦不能繼續。這句話也許不大明瞭，你們可以想像仇敵與衝突能有多大的害處，便可知道友誼與調諧是有多大的力量了。那一個穩固的家庭，堅持的國家，能不為敵視與分裂所傾覆？

從此便可以知道友誼有多麼大的好處。據說阿格里于特姆有一位有學問的人，（註一）用希臘詩體預言過，宇宙一切固定的及活動的事物，全都是因了友誼而聯合，因了衝突而失散。這

句話不但是人人能懂，並且人人贊成的。在無論何時，若有人爲了朋友而冒險或幫同朋友冒險，誰能不極力讚美？我的朋友並且賓客馬爾克斯帕枯維烏斯所寫的一齣新戲，（註二）那天正演到了那一幕，國王分辨不清那一個是奧來斯蒂斯，願代朋友而死的皮拉底斯便說：「我是奧來斯蒂斯，」而奧來斯蒂斯則堅決的說：「我是奧來斯蒂斯。」當時劇場裏的喝采聲是何等的高！觀衆都站起來了，向這段故事歡叫；如其這件事是眞事，他們該要如何？一件好事縱然自己做不到，看見別人做到，自然也要歡忻鼓舞了。

上文我略述我對於友誼的見解；如其還有什麼別的要說的——想來還有不少——你們可以去問那些善於談論這題目的那些人。

范尼烏斯：但是我們願意問你，那些人我也問過，並且也很願意聽他們談，但是你所談的似是另有一種風味。

斯凱渥拉：范尼烏斯，你這句話可以說得更肯定一些，假如最近你會到斯奇歐鄉間別墅聽他們辯論國家這個題目。賴里烏斯是一個多麼好的擁護正義的人，敵對着菲魯斯的嚴謹的辯詞！

范尼烏斯：啊！最正義的一個人來擁護正義，那自然是容易事。

斯凱渥拉：那麼，一個最能忠實公正的保持友誼並且因友誼而享大名的人，讓他來爲友誼辯護，那不也是容易事嗎？

(註一) 即恩皮達克里斯，據謂友誼與鬥爭不斷的衝突，使宇宙四種元素忽分忽合。

(註二) 別名不可考，但劇情顯係優里皮地斯之 Iphigenia in Tauris。

八

賴里烏斯：你們未免是勉強我了；你們爲什麼要強迫我呢？你們實在是強迫我，因爲女婿們的誠摯的請求，我實在難於拒絕，並且這事也是一件好事，我也不該拒絕的。

我愈常思索友誼這個問題，我愈覺得有一點值得討論——我們需求友誼其動機究竟是否因爲自己軟弱貧乏，然後靠了朋友交互的享受自己獨力所不能得的益處；或是友誼於交互利用之外而另有動機，更古遠更美麗，由「自然」而生。因爲友誼 (*amicitia*) 這個字是從愛情 (*amor*) 這個字變化出來的，故友誼亦有情愛之意。冒用友誼的名義的人，只爲了一時的利用，有時亦能對我們有益處；但是真的友誼絕沒有半點虛偽，完全是純潔的自然流露的。所以我覺得友誼是自然而生的，不是應了需要而生的，是由於心靈的趨向攙上情感而生的，不是由於計算友誼有多少利益然後纔生的。這種情感是很容易看得出的，有些動物在相當期間總是愛他們的子孫，並且被子孫所愛，其愛的動機是可以看得出的。在人類這便更爲明顯；例如子女對父

母之愛，非由於極凶的罪惡，絕不會被毀滅的，再例如，某人的行爲性格與我們相同，我們對他自然便有一種愛意，因為我們似乎看出那人好像是一盞正直美德的燈。最可愛的便是美德，最令我們愛的也是美德，所以有些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亦有時因為他們的美德而不禁的要敬愛他們。譬如加優斯法伯里奇烏斯與曼尼烏斯枯里烏斯，就是沒有見過他們的人，誰能想起他們來而不敬愛？反過來說，誰又不恨驕傲者塔昆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或斯普里烏斯邁里烏斯？使我們爲了意大利國土而做殊死戰的有兩個強人——皮魯斯與漢尼拔爾；前者是正直的，我們對他沒有十分大的敵意，後者因為殘酷，我們國人總是痛恨他。

九

假如德行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能令我們愛一個從未見過的有德行的人，甚至能令我們愛一個有德行的敵人，那麼，能與我們親密結交的人若是有好的德行，其能引動我們的敬愛，又何足怪？僅是這一點敬愛之念還嫌不足，再加上一點善意的幫助、體貼、親密，自然就可激起偉大的奇異的好感了。

若以為友誼的動機是由於一己的有所需求，那實在是把友誼太看得低賤了，那豈不是等於把友誼當做了貧乏的產物！照這樣說，凡自以為最貧窮者應該是最需求友誼了，然而事實又決不如此，力能自給而又具有德行的人，是可以獨立而無所求於人的，但是這種人最喜歡結交朋友。阿弗里加奴斯可有什麼求於我的？我聽賭咒，一點什麼也沒有。我也無所求於他，但是我因為敬仰他的德行而愛他，他也愛我，也許是他以為我的品行也不算壞。我們常有往來，所以彼此愈益敬愛。雖然我們的友誼也產生了不小的益處，但是我們開始相愛的動機卻不是為了利益。

的希冀。上等社會的人如其是慷慨的，必非望報，因為慷慨的人不以其恩惠為交易，而是純粹的自然的慈愛的舉動，——所以我們也確信友誼的價值不在利益，而在情感本身。

以滿足默慾為唯一標準的人，對於這個見解當然是極端反對，這也不足為奇，因為習於卑陋的思想的人當然是不能領悟神聖高貴的理想。所以這種人我們不必提起，我們確信對於美德的敬愛是一種自然的情感，見有美德的人我們便想和他有親密的交接，為得是充分享受欣賞他的人格，並且砥礪自己和他有同等的德行，力求不負他的恩惠，而不惟利是圖。所以友誼是可以產生絕大的益處，其起源由於自然而非由於貧乏，其性質自然是格外的尊嚴而切於真理。如其友誼是靠了利益而結合的，那麼沒有利害關係時友誼便消散了；唯「自然」而不變動的，所以真的友誼亦能永久。

你們現在可以了解我對於友誼起源的見解了，除非你們有什麼答辯的話要說。

范尼烏斯：請你講下去罷，賴里烏斯，我同時也為斯凱渥拉作答了，因為我比他年紀大。

斯凱渥拉：

對極了，范尼烏斯。我們聽他講下去罷。

十

賴里烏斯：那麼請你們聽我說斯奇皮歐與我談論友誼這個題目時常常提起的幾點。他說過友誼至死不變是頂難的一件事；因為友誼常常變成不是彼此有益，或是彼此政見不同，有時雙方因了年老或境遇艱難而性情改變。他又舉例來證明這條原則；他說：「童時所結交的朋友大概是和童時的衣服一同拋棄；如能延長到青年的時候，往往因了成爲情敵或爭取利益而亦遭破裂，因雙方絕不能同時勝利。如友誼能再延長，往往爲了攘奪權位而致破壞；因爲普通一般人爲了貪財而傷友誼，而較有品位的人亦喜競求功名，往往至交變爲死敵。」

「有時強求朋友做一件錯事亦致發生齟齬，例如，請求朋友幫同作惡或唆使暴行，朋友無論怎樣光榮的拒絕，在請求者一方面總覺得這是於友誼有缺；因爲凡是能要求朋友做任何事者，其人必能爲了朋友而做任何事。此種衝突不但破壞了頂親密的友誼，且能使變爲不可解的冤仇。所以這都是友誼的危機，惟賢者或倖運者方能避免。」

十一

我們現在先討論友誼中的愛情應該有怎樣的範圍。譬如說，考里歐蘭諾斯若是有些朋友，他們應否加入他向祖國宣戰？再譬如說，維開里諾斯或邁里烏斯的朋友們，應否幫助他們攘奪王位？譬如貝里烏斯或格拉克斯鼓動革命的時候，（註一）昆特斯圖貝洛及其他和他同年的朋友們都背棄了他。但是，斯凱渥拉，受你家保護的那個伯勞西烏斯（註二）卻是附逆了，當我做來拿斯及魯皮里烏斯二執政的顧問的時候，來求我關說從輕發落，他的討饒的理由便是，平日他對格拉克斯太敬重了，凡是格拉克斯要他做的事，他都認爲有去做的責任。我就問他說：「他要你在首都放火，你也幹麼？」他回答說：「當然他從不會要我做這樣的一件事，不過他若要我做時，我也只得服從。」這是何等的荒謬！並且，他不僅做了他要他做的一切事，因爲他不是附知，而是領導格拉克斯叛逆，他不是他的作惡的伴侶，而是領袖。他發狂的結果，怕受特別法庭的審訊，逃到亞細亞投降了我們的敵人，但是究竟因了背叛祖國而受了嚴重的正當的懲罰。（註三）

所以爲了朋友而犯的罪並不能取消了這個罪；他信你有美德而發生友誼，你若放棄了美德，那友誼便難得存在了。朋友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便做，或任何事我們都可以要朋友做，假如我們以爲這種理想是合理的，那麼，雙方若是有智慧的人，也不會有壞的結果的，不過我現在談的是我們眼前看得見的人，或是有史蹟可考的人，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我們應該從這一類的人裏去找例證，但是當然側重這類人中之較比智慧的人。我們由古人傳說知道愛密里烏斯帕普斯是加優斯魯斯奇諾斯的契友，同做執政兩次，同做檢查官一次。據諾曼尼烏斯枯里烏斯與蒂貝里烏斯考倫塔尼烏斯兩人是知交，並且也都和他們很親近。我們絕對不能猜測這些人會要求朋友做不名譽的或危害國家的事。如其有這樣的要求，我們也敢說他們一定也不會接收的，他們都是純潔的人，他們認定要求和接收是同樣的不對，這還用說嗎？但是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居然得到卡優斯卡爾波和卡優斯卡圖做他的幫手，他自己的弟弟加優斯當時雖不熱烈的贊助，現在也完全附逆了。

(註一)紀元前一三三年。

(註二) 伯勞四馬斯 (Blossius) 藉 Cumae 當時無羅馬選舉權。

(註三) 即指加入阿里斯通尼克斯與羅馬戰敗自殺。

十二

所以我們定下一條友誼的法律罷。毋求人做不名譽的事，別人求你，你也不要做。爲了朋友的緣故而做犯法的事，尤其是叛背國家，那是絕對的不名譽，不容辯白的。親愛的范尼烏斯與凱涅拉，我們羅馬人現在所處的地位使我要留心防止一切擾亂國家的事件。我們的政治情形早已脫離了我們的祖宗開闢出來的正軌了。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想要篡奪王位——事實上他已統治了好幾個月。羅馬人民從前可曾聽說過或經驗過這樣的事嗎？他的朋友和親族們一直到他死後還擁護他，但是他們對斯奇皮歐拿西卡的殘酷，我提起來都要流淚了。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最近已受了懲罰，對於卡爾波我已盡力的加以維護。若是加優斯格拉克斯做了護民官，（註一）前途如何殊難逆料。不過革命之事，其起甚漸，一朝激發，必至一發不可收拾。關於投票一端，（註二）先是由加賓尼烏斯創爲法律，後又由卡西烏斯創爲法律益加推廣，已引起無窮糾紛了。我覺得民衆已與元老院疏遠，而國家大事反倒靠了羣衆的高興而決定。人民要鼓動革命

甚易，欲制止革命就較難了。

我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因爲若是沒有朋友相助，沒人能做亂的。所以良民（註三）必須注意，如不幸結交這一類的朋友，做出擾亂國家的事來，必不可顧念友誼的關係而不與斷絕；至於壞的人，則必須繩以嚴罰，凡是叛逆之罪，附和與首要受同樣的懲處。在希臘誰比台米斯陶克里斯更顯貴更有勢力？他領導軍隊克服了波斯，解救了希臘的淪爲奴隸的危險，竟爲衆所不容致遭放逐，但是他不服從這忘恩負義的國家的謬舉，他像廿年前我們的考里歐蘭諾斯一樣的叛變了。這兩個叛徒找不到一個肯擁護他們的人，所以結果兩人都喪了性命。（註四）所以惡人相濟爲惡，不但不能藉友誼做護符，而應該同受嚴峻的懲處，好使得人人知道不可隨從了朋友而謀叛國家。但是就現在看來這種事在將來還難免其不發生，我願虛到我死後的國家情形，是和注意現狀一般的。

（註一）格拉克斯（Gracchus）在當時——對話在二二九年——雖是民衆派領袖，於一二三年始爲護民官。

（註二）投票表決法創自 Gabinus 後 Cassius 推廣投票表決法於刑事案之陪審員。

(註三)原文bonitas字義即謂「好人」在政治術語上實指貴族而言。

(註四)古米斯陶克里斯 (Themistocles) 叛於紀元前四七一年。考里歐蘭諾斯 (Coriarius) 叛於紀元前

四九一年。據 Timocides 謂古米斯陶克里斯善終於小亞細亞。據 Livy 則載考里歐蘭諾斯亦享高年。各說孰

是。歷考。

所以我們要承認這是友誼的基本定律：請朋友做的事須以名譽的爲限；爲朋友做事亦須以名譽的爲限，並且不必等請就該去做；永遠要熱心，不要遲疑；要坦白的進忠實的勸告；能進忠告的朋友要在友誼中佔重要的地位，其忠告不但要坦白，並且在必要時還要強硬，有忠告必須順從。我聽說在希臘有些號稱爲哲學家的居然贊成一些學說，據我看來，是頂希奇的，（以他們的詭辯當然無事不可主張。）他們有些人說：過於親密的友誼是該避免的，否則一個人要爲太多的人擔心了；每人處理自己的事務已經嫌太多了；再管別人的閑事是太厭煩了；友誼要愈淡愈好，然後我們可以隨意的冷淡或親熱；因爲據他們說，幸福的一生便是無憂無慮的一生，一個人若是爲許多人擔心，他的心靈便決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

我聽說還有些人，更不近人情，他們主張我方纔已經說過的，以爲友誼的要求是爲了要受保護和幫助，不是爲了愛。所以意志不堅身體不強的人最需要朋友；軟弱無告的婦女比男子需

要友誼的庇護，貧人比富人更需要朋友，不幸的人比幸運的人更需要朋友。好高明的哲學！我們認爲友誼是天神所賜與我們的最好的最可樂的恩惠，他們竟以爲人生可以不要友誼，這簡直是從宇宙裏摘去了太陽！他們所謂的無憂無慮的人生，可有什麼價值呢？就表面看實在是引誘人的，實際則毫無可取。爲了免除煩惱就不去做正當的事業，或半途而廢，那是不合理的。我們若要不斷的避免麻煩，我們也一定逃避了德行，因爲德行必須拒絕不合的事，亦必發生麻煩的，例如和藹的美德一定要拒絕惡意，節制一定要拒絕慾念，勇敢要拒絕怯懦。愈公正的人愈感覺不公正爲痛苦，愈勇敢的人愈覺怯懦爲痛苦，愈有節制的人愈覺放浪爲痛苦。所以合乎規矩的人最樂於行善，最嫉惡如仇。

假如一個智慧的人也感到苦惱，（除非他沒有人類的同情心，否則這是難免的）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從生活中取消了友誼以避痛苦呢？人心若無情感，先不問人與獸有何區別，請問人與木石有何區別？又有些人說，美德是使人堅硬如鐵的，這話也不足置信；因爲在人生各種關係中，尤其是在友誼中，美德是使人柔和的，見到友人成功則樂，見到友人有災難則憂。總之，美德

的實行可以引起麻煩，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美德，所以友誼雖然令我們有時感到苦惱，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放棄友誼。

十四

友誼是靠了美德而結合的，既如上述，那麼凡是有德行的表現的時候，同類的人必感到氣味相投，友愛之情油然而生了。愛權位名譽華服大廈等等的死東西，而對於有美德並能以愛相報（註一）的活人反倒不愛，天下那裏有這樣蠢的人？天下最愉快的事無過於交相親愛互為扶助。情投意合，比任何事物的吸引力都大，最易結為契友。所以好人必定樂於與好人相聚，其團結之堅固有如戚親。因為人性是最喜歡追求同調的。職是之故，范尼烏斯與斯凱渥拉，我以為為好人與好人締交，其友愛之情是由天性流露出的，非如此不可的。普通一般人都各有他們的好處。因為美德並非是冰酷傲峻的，美德是可以施之於全國的，如藐視一般民衆，便決不能謀全國的福利了。

我又以為那些錯認功利為友誼基礎的人，（註二）實在是遺棄了友誼的最可寶貴的一部分。使我們愉快的不是由朋友所得到的物質的利益，而該是朋友的愛；如其我們因朋友的助益

而得到愉快，其所助益亦必是基於誠摯的熱心。爲了缺乏什麼而去結交朋友，那是不對的；實際上是最擁有財富勢位的人，尤其是有美德的人，纔最喜交友；愈不求人的人愈要朋友；愈慷慨愈喜施恩惠的人纔愈要朋友。我覺得朋友永遠不需要人幫助，也不大好。例如，斯奇皮歐若是在家裏或外面永遠不需要我的勸告或幫助，我又怎能表現我的熱誠呢？所以友誼不依賴利益，而利益倒要依賴友誼了。

（註一）原文 Redamare 是西塞羅根據希臘文而杜撰的一個拉丁字。

（註二）Otyene 阿里斯蒂普斯 (Aristippus) 之信徒，奇爾奈派 (Otyenics)。

十五

我們要認做是一種義務，決不可聽信那些以娛樂爲職志的昏迷的人，（註一）他們妄談友誼，實則不懂友誼的理論與實際。請問天下可有沒有一個人願意以無窮的財富供其享受，而不准他愛一個人，或一個人愛他？只有暴君肯過這樣的生活，沒有信仰，沒有情愛，亦沒有對人的信任；一切均是猜疑憂慮，友誼是決無位置的。因爲誰能愛一個自己所怕的人，誰能愛一個自以爲是怕自己的人？暴君也很冒友愛之狀而結識朋友，但只是短期的。一旦失勢，大概總都不免有此一日，就可看出朋友怎樣的冷落他。塔爾昆在被放逐時說的一句話可做例證：「我的朋友們，我現在不能報償他們，也不能懲治他們，我這纔看出那幾個是真誠的，那幾個是虛偽的。」

這大平夙驕傲乖戾，我想不會得有一個朋友的。塔爾昆的品格不能使他得到好朋友，有許多亦因爲權勢太大，足爲忠誠的友誼的阻礙。因爲不但「命運」自身是瞎的，凡是受「命運」寵愛的人也都是瞎了眼的；倖運的人往往爲了驕傲固執而忘其所以，所以世界上惟有被「命

運。玩弄的人爲最無聊。我們常可以看見一向態度和藹的人，一旦有了軍職，或權勢，或成功了什麼事，態度立刻改變，拋棄了舊友，去應酬新交。有財富的人只知道購買一切錢財所能致的東西，如馬匹，奴隸，美麗的服裝，值錢的器皿，但絕不訪求朋友。（我以爲朋友是人生中最美的裝璜了。）這豈不是最蠢了麼？用錢財購求什物的人，他們自己還不知是爲誰做牛馬，因爲精美的東西早晚必落於強者之手；但是友誼則是穩固不移的，那些物質的東西縱然能够長在，而一生若無朋友的裝璜點綴，生活仍然是無趣的。這一點不必多說了。

（註一）即奇聞客派及伊比德派。

十六

我們討論友誼，現在要決定友誼中愛情的範圍。關於這一點，通常有三種見解，但是我都不以為然：第一，「我們要愛朋友如愛自己一般；」第二，「我們要愛朋友如朋友愛我們一般；」第三，「我們對待朋友要像朋友對待他自己一般。」這三種見解我全不贊成。第一說「我們要愛朋友如愛自己一般，」這是不對的。因為有許多事我們為朋友做，而從不為自己做。有時去懇求一個卑鄙的人，有時去攻擊一個人，——這都是為了自己不大值得做的事，而為了朋友便未嘗不可做；有許多機會，好人寧願犧牲種種的便利，為的是使他們的朋友能充分的享受。

第二種見解把友誼限制為交換服務與交換情感了。這一定要把友誼做到錙銖必較，以求其出入相抵。我以為友誼是比這種情形要富足一些，不斤斤於核算虧盈，惟恐付出超過收入，決不怕白給人家一點好處，決不怕給人家好處過多，超溢了度量，決不怕把過度的好處堆積在友誼上面。

但是最壞的是第三種見解，「我們對待朋友要像朋友對待他自己一般。」因為有些人的態度是消極的，或是灰心上進，朋友待他就不該像他待自己的那種態度，應該竭力鼓勵他的朋友的失望的心，使其鼓起更活躍的希望，發生更好的思想。所以友誼需要另外的一種範圍，但是我還要提起一種錯誤的見解，是斯奇皮歐所最痛恨的。他常說，最與友誼的精神相衝突的是一個人所說的一句話：「我們應該愛一個朋友，可是要記得將來也許有一天我們要恨他的。」斯奇皮歐說他決不信普通一般人的見解以為這句話是「七賢」之一的比阿斯所說的；他以為這話一定是什麼無聊的人，或政客，或認一切均為自私的工具的人，所捏造的。因為若覺得這個人將來會變成仇敵，如何能和他做朋友呢？照那樣講來，一定要希望朋友多做罪惡的事，好多給他一些把柄，而看見朋友做好事，應該覺得苦痛嫉恨了。所以這條定律，無論是誰創作的，其效果可以毀壞友誼。所以我們應該注意的應該是——在締交之初若覺得這人在將來我們也許要恨的，便不可輕於愛他。斯奇皮歐還以為我們不幸選錯了朋友，也該延續下去，不要俟機破裂。

十七

所以下列的範圍是該注意的：朋友的品格如其是純潔無疵的，彼此一切的意嚮便都該調諧一致，沒有例外；即或朋友的意念有時是不大名譽，或與其性命名譽有關，我們也要從權通融幫助他，但以致身敗名裂爲限；（註）因爲友誼亦應有其界限。個人的名譽不可不顧，輿論的感情亦不可輕視，不可認爲與生活無關，雖然諂佞以求媚世也有不體面的；有美德然後纔能有好感，所以美德亦不可不講求。

但是斯奇皮歐——我常提起他，認爲是談論友誼時我的唯一的權威——斯奇皮歐常抱怨說，一般人總是爲別的事盡心，不爲友誼努力；人人都能數清家裏養了多少隻羊，而不知道朋友的數目；爲了養牧畜可以費心，選擇朋友便不謹慎；擇友決沒有什麼標準。我們選擇朋友應該挑選那穩健不變的人，這種人現在是很少的；不經試驗，則亦不易決定，而只有在友誼中方能得到試驗；所以友誼在判斷之先，沒有試驗的機會。有智慧的人便能不一往情深，不像驅車似的向

前直衝，而於締交時稍留餘地，如試馬一般先試驗友人的品格。有些人以小小的金錢往來試驗朋友是否易變；有些人不以些少之款爲意，那就不妨以大款相試，亦可見其真面目。但是視金錢勝過友誼的人便算是卑鄙，那麼不以權勢官爵重於友誼，寧棄權勢官爵而全友誼，這樣的人可到那裏去找？權勢當前，人性總是弱的，背友誼而取權勢的人，往往希望不久就忘了這樁罪過，因爲是爲了重大的原故纔犧牲了友誼的。所以在官場或爲公家服務的人，難得有真正的友誼。那裏有那樣高潔的人，寧願朋友升擢而忽略自己？物質的考慮暫且不提，但是請想：朋友不幸，還要和他來往，這在一般人看來是何等不舒服的一件事！爲了朋友而受巨大犧牲，那更是難能了。但是恩尼烏斯說得不錯：

「在命運不濟時纔找到忠實的朋友。」

而一般人之不可靠約有兩種：或在得意時忘了朋友，或見朋友有難而遺棄不顧。所以在這兩種情形之下而不稍變其友誼的人，纔是真正的難得，可以說是神聖。

（註一）與第十二節意似矛盾。

十六

我們需要友誼不變，其基礎必在於忠誠；因凡不忠誠者皆易變。選友的時候宜擇直爽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總之須要是和我們一般的受同樣事物感動的人，因為這都是忠誠的成分。多心機的人不會忠誠的；不和你一般的受同樣事物所感動的人，自然沒有同情心，亦不會忠誠的。忠誠的朋友還須另有一個條件：朋友必不可以攻擊你為樂，有別人攻擊你，他亦不可輕於置信。所以我在開始時所說的話是不錯的了，我說：『若非好人彼此之間決無友誼。』

因為好人，或智慧的人，類能保持友誼的兩條規律：第一，不有虛偽，因為直爽的人寧可公開的仇恨，不願以笑臉蔽蓋他的真情；第二，別人攻擊你，他不但要否認，並且不要稍有疑慮你會做錯事的意思。此外，言談舉止的溫厚亦可增進友誼。莊嚴沉重固是有力量，但友誼應該是趨於和藹有禮，而不過求拘束。

十九

於此有一小小的難題：新友是否勝過舊友，如年青的馬勝過老馬一般？這種疑問其實是不該有的，因為友誼不同別的，不會嫌多生厭的；酒是愈陳愈佳，最久的友誼亦是最可樂的；有一句成語是很對的：『要共嘗過許多的甘苦，然後纔能滿足友誼的要求。』不過新的友誼也不可輕視，假如有收效果的希望，如青綠的苗芽一般，到了收穫的時候不致使我們失望。老的朋友也應該其原有的位置，因為年久和習慣都是很有力量的。即以馬為例，人人都喜歡騎慣了的馬，而不喜歡新的和沒受過訓練的馬。習慣不但對於活的東西是有效力的，即死的東西亦有影響，無論多麼粗野的地方，只要住過稍久的時候，我們便對那地方發生一種喜悅。

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須完全立於平等地位，這是友誼中很要緊的一點。特殊優越的位置，有時也是有的，例如斯奇皮歐在『我輩』中便有優異的地位。但是他對於非魯斯，或魯皮里烏斯，或木密烏斯，或其他比他低級的朋友，從不做出比人高的樣子。例如他的哥哥昆特斯馬克西

木斯，雖然也是一個出衆的人，其實遠不及他，但他總是把他當做一個比他地位高的人看待，因為他比他年紀大。斯奇皮歐願意藉了自己的力量能使他的朋友們也更體面。這是人人應該效法的，所以凡是一個人在品德學問或命運上有勝於他人的地方，應該使他的親族朋友均沾其惠；設使他的祖先是低賤的，於是有許多親族本家在智識或家境方面都不如他，那麼他便該補助其貧乏，或提攜他上進。在戲劇故事裏有些人很久的過着奴隸的生活，因為他們自己不知自己的家世，後來發現自己是天神或皇帝的兒子，但是對於歷年來錯認做爲父親的牧羊人，仍然是保持感情的。對於真的父母，這種情感應該格外強烈了。凡天才或美德或其他的優點，若能施散於我們的親信的人，那纔算是得到了充分的收穫。

所以在朋友親戚之間，地位高的人應該謙遜，和地位低的人立於平等的地位，而地位低的人亦不可看見別人的智識家世或地位比較優越，便生慚沮之念。但是一般人卻常有怨言，甚至於責難，尤其是在自以為盡力給朋友做了什麼事的時候。給朋友做事，而總念念不忘，是最討厭的一種人，因為在受者一方面固不該忘，而在施者一方面卻不該提起。在友誼中，地位高的人要降低他們的身分，同時也就是抬高了比他們地位低的人。有些人常自以為是被人輕視，使得友誼為之減色，這種情形當然是不常有的，除非是有些人真是自以為該被輕視；為免除這種誤會，我們不但要以言語表示親愛，還須在事實上與以提攜。我們為朋友做事，第一要盡自己的力量，第二要看這個朋友是否合格。因為無論你是多麼顯達，你不能把你的所有的朋友都一步一步的提拔到最高的地位，這種情形只有斯奇皮歐做得到，他使普伯里烏斯、陸提里烏斯做到執政，雖然為了他自己的弟弟陸奇烏斯、陸提里烏斯他不會達到同樣的目的。你縱然有權力能隨意

提拔朋友，亦須要審度朋友的資格是否勝任。

人要到了年紀品格都成熟穩健的時候，纔能決定友誼的成立；青年時若是喜歡行獵或球戲，長大時並不要以當初有同樣嗜好的伴侶爲友。因爲若按照這個原理講，保姆奴隸送我們上學回家，是最早與我們熟識的，勢必至最有做我們的朋友的資格了。我承認這些人也是不該疏遠的，但是我對他們另是一種態度。非年紀性格成熟之後，友誼是不會堅固的。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嗜好，這就足以分裂友誼；好人不能與壞人爲友，壞人亦不能與好人爲友，即因爲其性格嗜好完全不同。

友誼還應該有這樣的一條規律：不要爲了自己的無限的善意反倒妨礙了朋友的大事。我再引戲劇的故事爲例罷，假如尼奧陶來木斯聽從里考米底斯的話，便永遠也不能攻克脫洛伊了，因爲他是里考米底斯養大的，他揮淚阻止他進兵。有時爲了重要的義務，朋友亦須暫時分離。凡是捨不得離開朋友而阻止朋友去盡他的義務，這種人不但是柔懦，簡直就是不合於友誼。總之，無論何時要仔細審慎，你所要求於朋友的，或朋友要求於你而你所應允的，都是否正當。

我們現在不談智慧的人的友誼，而談平常人的友誼——絕交往往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人的罪惡有時暴發起來，影響到他的朋友，或不相識的人，但是朋友亦因此而蒙其羞。所以這樣的友誼便該漸漸疏遠，卡圖常常說：「宜冷淡而不宜絕裂，」除非是有了不可恕的罪過，到那時節惟一的正當途徑便是恩斷義絕的脫離關係了。

但是假如性情或嗜好稍有改變，或政見不同時（因為我已說過，我現在談的是平常人的友誼，不是智慧的人的友誼，）便該分外謹慎，否則不但顯着傷了友誼，並且生了仇恨。因為和一個最親密的朋友反目，是最可恥的事。你們知道，斯奇皮歐爲了我的緣故和昆特斯龐沛伊烏斯絕交，（註一）爲了政見不合和我的同僚美台魯斯也疏遠了，但是他都很謹慎從事的，沒有引致惡感。朋友們最好是留意不生裂痕，萬一有了衝突，亦須冷友誼漸漸消滅，不要猛然斷絕。你們真要留神，別要使友誼變爲仇敵，因爲這往往是爭執醜詆的來源。即或到了這種地步，能容忍時仍

要容忍，因為對於舊日友誼總要有敬意的，寧使挑釁者自陷於錯誤，忍受者總是無缺於友誼。

對於這種不幸事件只有一種保障的方法：不要輕易把愛情給人，不要把愛情給下流的人。凡是心靈值得令人愛的人，纔是值得結交的人。這種人當然是很少的，其實凡是好的都是稀罕的，求其完美無缺的一種榜樣，當然是最難不過的。不過一般人在一生經驗中只認得有利的纔好的，對待朋友和對待牛羊一般，最有大的利益的希望的纔認爲是最有價值的。所以他們得不到最可愛的最自然的友誼，因為這種友誼的價值是在其本身的。他們於自身經驗中亦領略不到這種友誼的力量，不能明瞭其性質與範圍。人之自愛，原非由於希冀得到利益，只是自己愛自己便了；這種情感若不能推到友誼上去，真正的朋友永遠得不到，因為真的朋友即是自己的化身。

講到禽獸，無論是空中的，水裏的，陸上的，無論是馴的，是野的，全都是愛他們自己的，一切生物均生而賦有這種情感，並且他們喜歡同類相聚，和人類的愛有點彷彿，那麼，人類應該如何格外的自愛，並如何的尋求友聲，締結同心呢！

(註二)昆特新羅沛伊烏斯與賴里烏斯競選時，佯做非候選人，乘其不意而獲選，故斯奇皮歐深惡之。

二十一

但大多數的人，不說是無恥，也得說是無理，常要朋友做到自己所不能做到的，要求朋友給自己所不肯給的。最公平的是自己先做一個好人，然後找和你彷彿的人做你的朋友。能如此，我所謂的友誼纔能穩固的成立；既締交之後，先要抑制別人所不能解脫的慾念，然後以公正合法之態度彼此傾心相助，彼此永遠不要請求對方做不名譽的事，彼此不僅是相愛，而且還要相敬。從友誼中除去了敬意，即是除去了頂光亮的珠寶。因友誼可以陷入各種罪惡各種情慾，這實在是極端錯誤的見解。因為友誼永遠是美德的輔佐，不是罪惡的助手，美德不能獨立的達到最高境界，所以要友誼的協助。這樣的友誼，無論是在過去，或現在，或將來，永遠是自然的至善的途上之最幸福的伴侶。這樣的友誼包涵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尊榮，名譽，與心理的快樂；有了這種的收獲，生活自然是幸福的，否則便不幸福。

幸福既是我們最善最高的目標，我們必須注意德行，非德行不能得到友誼，亦不能得到別

的好東西；反轉來說，輕視美德而仍自以為有朋友的人，將來遇到不幸的時候，他試驗過了他的朋友，他就省悟自己的錯誤了。所以，我重複的囑咐，因為這是不厭重複的：先看準了朋友，然後再愛他，不要因為先愛了他，然後就認做朋友。（註一）我們因疏忽受累，對於選擇朋友對待朋友若是稍為不慎，我們尤其要受重大的懲罰；因為事後考慮是無效的，我們犯了古諺所謂的「辯白於定讞之後。」所以僅因長久認識或交相利用而結成的友誼，一旦遇到衝突，便中途決裂了。

（註一）詳薩歐弗拉斯特（Theophrastus）語。

二十三

友誼既是人生所不可少，所以格外的不該疏忽。人人承認在人生經驗中爲最有益的事，即是友誼；連美德還有人看不起，以爲是虛偽；有些人輕視財富，因爲他們能安貧，以惡衣惡食爲樂；政治的尊榮，固有人趨之若狂，然而有許多亦視如敝屣，因爲他們視尊榮如浮雲。有許多東西，一些人認爲可羨慕的，許多人都認爲毫無價值。但是友誼，則衆口同聲的讚美。舉凡曾爲公家服務的，專攻科學哲學的，自由經商的，以及專門追逐聲色之娛的，——所有的人都承認沒有友誼的生活實在不是生活；只要他們想過一個自由人的生活，他們一定是這樣承認的。因爲友誼是於不知不覺中就爬進生活裏來了，所以生活中是不能沒有友誼的。

如其有人是粗野兇暴的，不要和人來往，——據傳說，亞典的提蒙便是這樣的一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也要找一個人去宣洩他胸中的怨毒。假如一個天神把我們攝出人寰，帶到一個寂寞的所在，凡我們所要求的東西無不具備，只是不准我們見人——那一個鐵石心腸的人

願意過這種生活？誰能不因寂寞而失去了樂趣？所以塔蘭特姆的阿爾奇塔斯說得不錯，這句話是老年人展轉傳述給我聽見的：『假如一個人獨自的昇天，看見宇宙的大觀，羣星的美麗，他並不能感到快樂，他必要找到一個人向他述說他所見的奇景。他纔能快樂』人性是不喜孤獨，需要扶助，而親愛的朋友便是人的最好的扶助。

二十四

人性雖然多方的表示，她需要的是什麼，她希冀的是什麼，但是我們好像是聾了一般，聽不見她的呼聲。友誼的經驗是錯綜複雜的，可以召致猜疑厭恨，智慧的人總應該設法避免或容忍。但是有一種情形是不該避免的，爲了維持友誼的忠誠與效用起見，是勢在必行的：朋友們不但需要勸告，並且需要責備，凡有勸告責備，如係出於善意，都該容納。我的一位朋友（註一）在他的安德里亞一劇裏說得好：

「逢迎可以結友，直言可以買怨。」

如直言真可以買怨，傷裂感情，那實是一件壞事了；但是逢迎更壞，因能助長朋友爲惡，使陷於不可救藥之地步，所以拒納直言而爲逢迎所害，是最大的錯誤。

對於這樁事須要審慎小心，第一，勸告不要太鋒利，第二，責備不可帶着侮辱。逢迎也未嘗不可以合禮貌爲度，諂媚是罪惡的助手，必須戒絕，不但是朋友所不該做，也是一個自由人所不屑

爲的。因爲我們和朋友相處，自然與暴君相處是不同的。以忠言爲逆耳的人，我們不免要爲他的安全擔心了。卡圖說話率有至理，這一句也是警刻的：「刻毒的敵人比笑臉的朋友還有用處，因爲前者說的常是實話，後者永遠不講實話。」有些人受了勸告之後，不惱恨他所該惱恨的事，反惱恨他所不該惱恨的事；他不惱恨自己的錯處，反惱恨朋友的責備；其實他應該痛恨自己的錯處，而以糾正爲樂。

(註一)特命斯 (Terence)

二十五

所以真的友誼是能給勸告，能受勸告的，給勸告的人可以直言無隱而不辭色俱厲，受勸告的人亦應虛心領教而不以為忤。友誼最大的障礙即是諂諛，阿好，逢迎；無論用多少名詞來形容，這總是一樁罪惡，虛偽善變的人最容易犯這個毛病，無論說什麼，總以使人快活為目的，而不顧到真理。虛偽固然永遠是壞的，因其能攪亂真理，使人不辨真偽，但是虛偽也是與友誼有害的，因其能完全破壞忠實，而沒有忠實便不能有友誼了。友誼的作用是把幾個人的心聯在一起，那麼假如內中有一個人他自己的心還是複雜善變的，還說什麼聯和呢；最離奇易變的無過於那一種人的心，不但是隨着別人的意志興趣而變，甚至隨着別人的氣色而變。

「他說「不」，我也說「不」；他說「是」，我也說「是」；總而言之，我使我自己與他同意一切。」（註一）

這是我前面引證過的特命斯說的，是他寫的戲裏拿托那個角色所說的；若以這樣的一個人為

友當然是要變節的。但是像拿托那樣的人很多，比拿托更有名，更高貴，更有財富，於是他的地位更足以濟其虛偽，成爲一種極危險的姦佞。不過我們若稍審慎，也可辨出孰爲諂諛的朋友，孰爲真正的朋友，恰如一切的事物凡虛偽的究竟蒙蔽不了真實的。雖然沒有智識的羣衆大會，也看得出一個花言巧語沽名釣譽的人和一個老成持重的人的分別。不久以前加優斯帕皮里烏斯想通過一條法律允准護民官有連續被選權，他是用了何等諂媚的言辭去贏得大會的同情！我當時就反對他——不過我不必談我自己，還是談斯奇皮歐更有趣些。當時他發言是何等的沉重有力呀！我們真可以說他是羅馬民衆的領導者，不僅是一個羅馬人。你們倆個都在場，並且他的演辭後來也發表了。結果是這一條爲民衆的法律被民衆否決了。

再回到我自己——你們記得不，當陸奇烏斯曼奇奴斯與斯奇皮歐的兄弟昆特斯馬克西木斯二人做執政的時候，加優斯利奇尼烏斯克拉蘇斯所提出的關於牧師職務的那條法律是何等的受人歡迎。因爲他提議牧師選舉由教會移交民衆大會舉行之。（克拉蘇斯是第一個人開端背了元老院向民衆致辭。）但是上天保佑我，我的演說克服了他的詭辯。這事發生在我正

做司法官並且在我被選為執政的前五年的時候，所以我的勝利靠了我的地位之勢力之處甚少，還是靠了本身的真理之處為多。

(註) 特論新作，"Tunuchan" 中譯。

在講臺上原是最容易作偽行詐的地方，但是真理還可以不泯，只消有人能把真理揭示出來，那麼，完全靠真理為衡量的友誼，能夠含有半點的虛偽嗎？在友誼中，除非你的朋友有公明的心，同時你自己也有公明的心，你便享受不到忠誠的友誼，既不能愛人，亦不能被愛，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是真愛。我上面提到的諂媚，無論是多麼危險，只能傷害那樂於承受諂媚的人們。最喜聽諂諛的人，即是最自滿的人。

美德當然是自愛的，美德知道自己的價值，知道本身是多麼可愛；但是我現在講的不是美德，是美德的名聲。大多數人不希望有美德，而希望把有美德的樣子。這種人最喜受人恭維，以為那些空洞的恭維的話足以證明他的優點。所以凡是一方面怕聽真話，一方面喜說謊話，這樣的友誼都是沒有價值的。如其沒有好虛榮的武人，那麼戲劇裏面的諂媚的寄生蟲也就不顯着可笑了。（註一）

「台伊斯真是說很感謝我嗎？」

若回答他說：「是很感謝，」便很够了。但是諂媚的寄生蟲卻說：「萬分感謝。」喜逢迎的人總是誇大其辭，阿人所好。享受恭維的人固然感受那些空虛的諂媚的影響，但是堅強穩定的人也要時刻提防，否則也要被巧妙的諂媚所顛倒。

除了傻子以外，沒人不能分辨誰是諂佞的人，不過我們也要留神，毋被那些深沉巧妙的人於不知不覺中潛據了我們的心。因為這種人不易認識，有時故意的以反對為諂諛的手段，故意的和你辯難，然後讓步，自認失敗，使得你以為你自己比我見識高。有什麼事比被愚弄更不體面？所以我們該格外謹慎，不要終於自己承認：

「在演丑角的所有老傻子中間，你今天把我弄成一個最大的傻子。」（註二）

在舞臺上頂蠢的角色總是扮為無遠識而易受騙的老年人。

不知如何，我上面所談的已經不是完美的人的友誼了，不是智慧的人的友誼了，並且我認定人類是可以有智慧的；我上面講的是普通人的友誼。現在我回到原題，並且做個結束罷。

(註1) 潘特倫斯 "Pantolus" 羅中 N. Thraso 註1 行註句即引自此處。Plautus N. "Miles Gloriosus" 亦有同樣之角色。

(註2) 羅西Caecilius Statius N. "Epictetus"。

二十七

親愛的加優斯范尼烏斯，昆特斯木奇烏斯，美德能創造友誼，美德能保持友誼。因為在美德裏有諧和，有堅貞，有忠誠；一個人的美德若是表現出來，是有光芒的，並且能認出別個人的美德來，交相吸引的；結果便是燃出了友誼與情愛，友誼與情愛本是一個意思。但是愛情不過是對於引起這種感情的人之一種偉烈的敬意而已，不是爲了什麼物質的利益而去企求的。即是愛情，也常是由友誼而生的，雖然你們不一定認做這是友誼的目標。我在年青的時候，我就是因了友誼的衝突，親密的結識了一些老年人，如陸奇烏斯施魯斯，馬爾克斯卡圖，加優斯加魯斯，普伯里烏斯拿西卡，還有我的親愛的斯奇皮歐的岳父蒂貝里烏斯格拉克斯。年紀相仿的人們，相愛之情也較深，例如斯奇皮歐，陸奇烏斯富里烏斯，普伯里烏斯魯皮里烏斯，斯普里烏斯木米烏斯，和我自己便是。但是，我現在老了，可是還很愛年青的人，例如你們和昆特斯圖貝洛；比你們更年青的人如普伯里烏斯陸蒂里烏斯和奧魯斯維吉尼烏斯，我也喜歡和他們來往。新輩代生，是人生

的規律，所以和我們同時開始生活競走的人，若能和我們同時擲手去達到終點，實在是很好的
一件事。

但是人事是容易變遷的，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尋求我們所愛的而又愛我們的人；因為人生沒有愛，便沒有快樂了。斯奇皮歐雖然忽的死了，但是對於我是永生的；因為我愛的是他的美德，而他的美德是不死的。不但對於我他是不死的，對於將來，他的美德也是要照耀不滅的。以後的人若是在做大事的時候想有一點勇氣與希望，一定要常常想起這個超絕的人，並以他為榜樣。

我一生的幸福沒有一件能比得過和斯奇皮歐的友誼。我們的友誼裏有純粹的娛樂的閒暇，對於公務有調諧的意見，對於私事有忠誠的勸告。據我所知，我從沒有在頂小的事情上得罪過他，我也從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我希望他不說的話。我們住在一處，其食同樣的東西，不但在從軍的時候，即是國外旅行或鄉間消假，我們總是在一起的。至於我們共同專心致志於研究與學問，避開世人的注意，以消磨我們的時間，那又何必提起呢？如其我的這些回憶都與他同死了，那麼我現在早就無法忍受這樣親近的一個人的損失了。我的友誼的經驗都沒有死，愈回憶愈

顯明，縱然我失掉了記憶力，我的年紀也這樣大了，不至再受多長久的慘痛，況且短的苦痛，無論如何酷烈，也該忍受的。

我論友誼的話止於此了。我勸你們要敬重美德，沒有美德便沒有友誼，並且要記住除了美德之外，沒有比友誼更好的事了。

(完)

西塞羅文錄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三	一	複雞	複「雞」	一〇	一一	西斯羅	西「塞」羅
一	一〇	是好幾種	「有」好幾種	一三	七	Ennius	Ennius
一五	五	莊廢	莊「殿」	二〇	九	急燥	急「燥」
二二	一〇	便可消失	便「不」消失	三八	一〇	沉弱	沉「弱」
四一	七	耽溺	「沉」溺	四八	四	Livius	Livius
五〇	一二	牧牙	牧「牛」	五一	二	二字	二「字」
五四	二	Methne	Methus	五七	三	蘇格拉底斯	「梭」格拉底斯
六三	六	仍相	仍「由」	六三	八	容良	「容」良
六六	四	他們兩	他們「倆」	七二	一〇	仲孫	「伊」孫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再版

本行或去存價五元

翁

五三五六上

世界文學名著
西塞羅文錄一冊

(81362)

De Senectute, De Amicitia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Marcus Tullius Cicero

譯述者 梁實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商

87
46036

